

論民法第1063條第3項子女否認 婚生父子關係之除斥期間限制（上）

——我國民法與歐陸主要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摘要

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如無血緣連繫，而賦予子女否認權時，於比較法歐陸主要規範之立法例中，有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者，亦有令其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者。我國民法於2007年賦予子女否認權時，第1063條第3項仍令其受有須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兩年內行使之除斥期間限制，而仍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排除其否認權。經由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固能於除斥期間經過後，達到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安定性，並經此保障夫受扶養或生母婚姻與家庭和睦之利益。然此令子女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受到限制，並使所有子女之否認權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同受排除，而於規範之正當性上有疑慮。蓋個案中可能已不存在著須受保障之情狀，亦可能子女行使否認權並不影響此等利益。由於子女經由否認權除斥期間限制而

DOI：10.3966/168067192024120048002

投稿日期：2024年4月17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年11月26日

* 本論文之完成，作者衷心感謝審查人的悉心審查及建議，使作者能就疏漏部分加以補充與修正。作者並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校友蘇崇斌同學於校對上的協助。

**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德國美茵茲大學法學博士。

受排除之人格利益係屬重大，於利益衡量下，仍應於立法政策上優先保障子女之人格利益，令子女之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此外，並應導入經否認權人行使否認權而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時，不影響倘未行使否認權時本應發生之扶養義務的規範，而能於子女不受限制地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與夫受其扶養利益之存續保障間，取得平衡。

關鍵詞：婚生推定、父子關係、否認權、否認之訴、除斥期間、法安定性、血緣連繫



目次

壹、前言	(一)對於無血緣連繫子女之影響
貳、我國民法子女否認婚生父子關係之除斥期間規範現狀	(二)對於夫之影響
一、子女否認權之導入過程	(三)對於生母之影響
(一)1930年子女無否認權之規範與1985年之修正	參、比較法上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模式
(二)200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之緣由	一、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二、子女否認權之規範特徵	(一)德國民法
(一)列舉否認權人的規範背景	(二)瑞士民法
(二)子女完整不受限制之否認權	(三)奧地利民法
(三)未成年子女未受限制之否認權	(四)法國民法
三、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	(五)丹麥親子關係法
(一)導入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限制之緣由	(六)比利時民法
(二)相對除斥期間限制	二、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三)單一除斥期間限制	(一)瑞典親子關係法
四、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目的	(二)挪威親子關係法
(一)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法安定性利益	(三)芬蘭父子關係法
(二)限制子女於一定期間內追求血緣真實	(四)義大利民法
(三)保障夫受子女扶養之利益	三、子女否認權於特定情形下無除斥期間之規範
(四)維護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	(一)盧森堡民法
五、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規範之疑慮	(二)西班牙民法
	肆、比較法上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特徵
	一、不乏維持或改採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
	二、得就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間區別處理

三、子女僅受有單一除斥期間限制	(二) 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之檢討
四、不乏結合其他要件限制子女否認權之立法例	(三) 子女否認權限於特定情形下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之檢討
五、緩和機制肯定子女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需求	二、我國立法政策上應導入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伍、立法政策上對於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規範之檢討	(一) 個案情狀與當事人間之利益狀態的差異
一、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各種規範模式檢討	(二) 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必要性
(一) 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之檢討	陸、結 論

(肆、以下部分，將刊登於本刊第49期)

壹、前 言

我國民法親屬編第1061條規定：「稱婚生子女者，謂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惟子女之生母受胎時存有婚姻關係者，依第1063條第1項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經此，子女即基於受胎時生母之婚姻，與受胎時母之夫依法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夫即成為法律上父親。倘生母實際上並非自夫受胎，即子女與夫間並不具有真實血緣連繫時，法律上父子關係即與生理上血緣連繫不一致。就此，民法親屬編於1930年制定公布時，第1063條第2項即賦予夫否認權，並於1985年及2007年分別導入生母與子女之否認權¹。經由此等否認權人向法院提

¹ 否認權人依第1063條第2項規定所提起之否認之訴，學說上稱為「婚生否認之訴」。其中，由夫與生母提起者，2012年制定公布之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1項稱為「否認子女之訴」，而由子女提起者，第63條第2項稱為「否認推定生父

起否認之訴，而推翻、撤銷既存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後，無血緣連繫之子女與夫二者間即能回復至無法律上父子關係的狀態，並使真正生父認領子女或子女對於真正生父提起強制認領之訴成為可能，而有助於達到法律上父子關係與生理上血緣連繫一致的血緣真實理想。

就否認權之行使，第1063條第3項設有行使上之期間限制，即夫、生母與子女此等否認權人，須自知悉子女與夫之間不具血緣連繫時起兩年內行使之。如子女係於未成年期間知悉無血緣連繫時，其亦得於成年後兩年內為之。此等起訴行使否認權之期間為除斥期間，或謂起訴除斥期間，或謂法定起訴期間，或謂法定期間。亦即，否認權人僅限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期間經過後即不得行使否認權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以求法律關係之安定。現行法於200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時，並令子女與夫、生母之否認權同受有除斥期間限制。

令否認權人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固有助於維護生母之婚姻、家庭和睦與法律關係安定，並蘊含著使子女能保有法律上父子關係之規範目的。惟如子女本無意保有之，又無其他否認權人行使否認權時，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即須繼續維持此一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於此情形下，令子女僅限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此是否能符合子女利益，即值得於立法政策上加以討論。於比較法歐陸主要規範上，即不乏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如瑞典、挪威、芬蘭、義大利、盧森堡與西班牙之規範。即便採取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中，亦有緩和之機制，

之訴」；惟第64條第1項、第3項仍將二者並稱為「否認子女之訴」。此等名稱上之區別，承襲自2009年修正公布，惟已於2013年刪除之民事訴訟法舊法第589條以下之規定。

如德國、瑞士、奧地利與丹麥之規範。我國民法親屬編中血緣法制之否認權人規範，無論是1930年制定時或1985年與2007年之後續修正，規範內容曾受同時期歐陸法制之瑞士、德國與法國立法例以及日本法制的影響。日本民法於2022年12月修正導入子女否認權之規範後，亦呈現出與我國民法相類似之發展歷程²。以下主要就比較法歐陸主要規範中，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子女否認權行使期間之規範加以探討。

貳、我國民法子女否認婚生父子關係之除斥期間 規範現狀

依源自羅馬法之「婚姻示父」（*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nstrant*）制度，即父子關係推定或婚生推定制度，子女與受胎時或出生時母之夫當然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承襲此一基於婚姻而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制度，我國民法第1063條第1項即規定，子女基於生母之婚姻，與受胎時母之夫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惟如子女與夫之間實際上並無血緣連繫，即形成反於真實的婚生推定。就此等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規範上除賦予夫與生母提起否認之訴之否認權外，2007年並於第1063條第2項賦予子女否認權，並就此等否認權人行使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以下先就子女否認權規範之發展過程與規範內容加以介紹。

² 日本民法親屬編1898年生效之舊法第822條與1947年修正後之舊法第774條，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僅賦予夫得提起否認之訴之否認權，而未賦予子女否認權。SATOSHI MINAMIKATA,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JAPAN, para. 243 (3rd ed., 2020). 惟於2022年12月修正、2024年4月生效之現行法，第774條第1項始導入子女之否認權，第777條第2款規定除斥期間為自子女出生起三年。SATOSHI MINAMIKATA,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JAPAN, paras. 261, 265 (5th ed. 2024).

一、子女否認權之導入過程

(一)1930年子女無否認權之規範與1985年之修正

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民律第一次草案）第4編第65條規定：「第65條之推定，若事實與之相異者，夫得不認之。」第4編第69條並規定：「不認之訴，自夫知子之出生時起，於一年內為之。」此等僅賦予夫否認權並有除斥期間之規範，即為民法制定時所承襲。大清民律草案令夫之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理由，係為提早確定父子關係，避免於長時間經過後證據湮滅而難判定³。

制定公布於1930年，於1931年生效施行之民法親屬編，舊法第1063條第2項規定：「前項推定，如夫能證明於受胎期間內未與妻同居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故舊法規範僅賦予夫否認權，而並未賦予子女或生母否認權，且僅得經由夫提起否認之訴來推翻既存之法律上父子關係。行使否認權之事由，則限縮於夫於受胎期間內未與子女之生母同居的情形。行使否認權之除斥期間為一年，起算時點則自夫知悉子女出生時起算。民法親屬編於1930年制定時，即採取自否認權人主觀上知悉特定事實時起算之相對除斥期間，且未同時加諸自客觀時點起算之絕對除斥期間限制的立法例。

1985年舊法第1063條第2項經修正為：「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經此，即於規範上導人生母（妻）之否認權及其除斥期間。此外，發生否認權之事由經擴張至一切子女與母之夫無血緣連繫之情形，不再限於受胎期間內夫妻未同居之情形。

³ 司法行政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上冊），頁882-884（1976年）。

規範上令生母與夫之否認權同受有一年之除斥期間限制，學說上強調係為早日確定子女之身分⁴。

於1985年修正後之舊法規範下，仍未導入子女之否認權。惟學說上有基於子女利益，且於非婚生子女法制下，子女依第1066條得否認認領與第1067條得請求強制認領，並參考同時期德國民法1961年與瑞士民法1975年已導入子女有限的否認權之立法例，而於立法政策主張於婚生子女法制下應賦予子女否認權，並主張子女之除斥期間與起算時點應自子女成年後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兩年內為之⁵。此外，學說上亦有主張，由於規範上未見子女不得提起否認之訴的規定，故子女解釋上仍得提出否認之訴，且子女不受除斥期間的限制⁶。

（二）200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之緣由

大法官於2004年12月30日公布之釋字第587號解釋中強調，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子女人格權，包括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與確定其真實血統關係，即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舊法第1063條因未賦予子女提起否認之訴的資格與起訴時應有的合理期間與起算日，經大法官宣告與憲法所保障子女之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而違憲，並須使子女在一定要件及合理期間內得提起否認之訴。釋字第587號解釋之理由書中，除援引國際間1989年於紐約簽署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第7條第1

⁴ 戴炎輝、戴東雄、戴瑤如，親屬法，頁351（2021年）；林菊枝，親屬法新論，頁209（1996年）。2004年大法官釋字第587號解釋中強調，舊法第1063條規範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

⁵ 戴東雄，否認子女之訴，萬國法律，120期，頁78、83-84（2001年）。

⁶ 黃虹霞，子女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暨直系血親概念之迷思：兼談民法親屬編之修正及否認子女之訴，萬國法律，120期，頁71、76（2001年）。

項兒童有知悉其來源的權利之規定外，比較法上並援引歐陸規範中
有關賦予子女否認權之規定，即下述德國民法1997年修正之第1600
條與1961年修正之舊法第1596條，以及瑞士民法1976年修正之第256
條的規定。

釋字第587號解釋強調，子女人格權涵蓋子女能知悉血緣來源之
人格權，以及子女能回復血緣真實之人格權，即其係與有真實血緣
連繫者間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於法律上父子關係並無血緣連繫
時，舊法第1063條未賦予子女否認權，致無法維護子女之人格權而
違憲，且須透過賦予子女否認權，方能維護子女之人格權⁷。此似認
為，須於規範上導入子女否認權，方能令子女知悉與法律上父親間
有無血緣連繫，並使其能推翻該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而
能維護子女之人格利益。

經此解釋，2007年第1063條第2項即經修正為：「前項推定，夫
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
第3項修正為：「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
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
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此於增訂子女之否
認權外，並將一切否認權人之相對除斥期間延長至兩年，起算時點
並修正為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子女雖與其他否認權人同受有
兩年除斥期間之限制，惟另使未成年子女得於其成年後兩年內行使

⁷ 學說上有強調，釋字第587號過度偏重強調血緣，然就血緣與家庭生活之安定
和平間並未深入加以論述。吳煜宗，子女自我否認婚生性之權利：釋字第587
號解釋之挑戰，月旦法學雜誌，119期，頁213、219（2005年）。學說上並有
就子女血統認知權強調，僅保留子女知的權利以利其認同已足，而無庸實質改
變法律上之父子關係。戴瑀如，血緣、家庭與子女利益：從德國立法之沿革探
討我國民法上的婚生否認之訴，東吳法律學報，20卷2期，頁29、50（2008
年）。

否認權⁸。

就除斥期間起算時點之修正，提案理由中說明，此係為取得血統真實與身分安定間之平衡⁹。而另賦予未成年子女於成年後兩年內仍得提起否認之訴，提案理由中說明，此係為避免子女因思慮未周或不知如何行使權利而設¹⁰。

二、子女否認權之規範特徵

（一）列舉否認權人的規範背景

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於200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後，第1063條第2項仍僅賦予母之夫、生母與子女否認權。故而，否認權人之範圍維持經列舉之特定人。其未賦予真正生父否認權，亦未採取凡利害關係人均享有否認權之概括主義立法例¹¹。

⁸ 現行法賦予子女之否認權，學說上有於立法政策上認為，此是否會對已形成之父母子女人倫身分秩序之維持帶來負面影響，及由子女行使否認權後其即成為非婚生子女，此是否符合子女利益，均有待觀察。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親屬新論，16版，頁248-249（2022年）。此說似認為，導入子女否認權時，規範上應考量對於家庭和睦與子女利益之影響。

⁹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公報，96卷38期，頁98-99（2007年）。此並為學說所支持，林秀雄，親屬法講義，7版，頁228（2022年）；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同前註，頁251；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同註4，頁351。

¹⁰ 立法院公報處，同前註，頁98-99。此並為學說所採，林秀雄，同前註，頁228；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同註8，頁251。學說上並有強調，此係為避免子女於未成年時因受到法定代理人意思的左右，而不能表達自己真正意思而設。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同註4，頁346、351。

¹¹ 例外為補充性否認權之規範。2012年制定公布之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1項規定，與其所承襲之對象，已於2013年刪除之民事訴訟法舊法第590條第1項、第4項規定，夫、生母與子女此等否認權人，如於法定期間即除斥期間內或開始前死亡時，繼承權被侵害者亦取得否認權。

(二)子女完整不受限制之否認權

在否認權之發生與行使上，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所被賦予者，為完整不受限制的否認權。子女之否認權除受有第1063條第3項之除斥期間限制外，並未受有其他行使上限制。即便於釋字第587號解釋之理由書中有「使子女在一定要件及合理期間內得獨立提起否認生父之訴」的立法要求，現行法僅要求「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與設有除斥期間，而無其他限制。

經此，除子女與母之夫間並無血緣連繫之否認權發生要件外，第1063條第2項並未規定子女尚須具備其他特定事由，亦無任何排除子女行使否認權之事由。故即便生母與夫間之婚姻關係仍存續或仍同居共同生活，或子女仍與母之夫同居共同生活，即尚存在著實際家庭關係之互動，或子女與母之夫彼此間事實上係以父子關係來加以互動時，此等事實之存在本身並不妨礙子女否認權之行使。

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所被賦予的否認權，既不問行使結果是否會對於否認權人自己或他人造成不利益之影響，行使否認權時亦不要求須另經特定人同意。故於子女行使否認權時，即不問其結果係符合子女自身利益，或係對於子女造成不利益，特別是於未成年子女行使否認權之情形¹²。再者，就子女否認權之行使，規範上不問此是否會對於他人造成不利益，亦未要求子女尚須得受影響之利害關係人的同意。

¹² 於200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後，學說上即有於立法政策上主張，未成年之子女行使否認權時，仍應限於有利於未成年子女時始得為之。蓋如無其他扶養義務人時，未成年子女行使否認權反將使自己陷入無人扶養之窘境。鄧學仁，親屬法修正後之親屬關係，月旦法學雜誌，146期，頁148、154-155（2007年）。

（三）未成年子女未受限制之否認權

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如係未成年人，規範上並未排除未成年人自己行使否認權。亦即，規範上既未要求未成年之否認權人須待成年後方得自行行使之，亦未要求須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行使¹³。未成年之否認權人即得自行行使其否認權，且規範上並未要求此時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就此等提出否認之訴的情形，已於2013年刪除之民事訴訟法舊法第596條第2項即準用舊法第584條，令不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之否認權人具有訴訟能力。2012年制定公布之家事事件法第14條第2項亦規定，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就有關其身分之事件具有程序能力。又即便未成年人係未滿七歲、受有監護宣告之情形，而不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依家事事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倘能證明其有意思能力，就有關其身分之事件亦有程序能力。

經此，子女否認權無論係於發生或行使上，現行法並未加諸除斥期間以外的限制。未成年之子女並不因其未成年本身，而於否認權行使上受有限制，其於知悉與母之夫間並無血緣連繫時，如滿七歲或具有意思能力者，即得自行提起否認之訴。相關要件上，本蘊含著盡可能使子女能否否認無血緣連繫的法律上父子關係，而盡可能使其能回復血緣真實之規範意旨。

¹³ 學說上另有於立法政策上主張，未成年之子女提出否認之訴時，因尚有生母得為法定代理人，故僅於無生母之情形，始有賦予未成年子女訴訟能力之必要。鄧學仁，同前註，頁148、154。此說似於立法政策上認為，未成年之子女如有法定代理人時，即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其行使否認權。

三、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

(一)導入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限制之緣由

第1063條第3項規定子女與夫、生母否認權之除斥期間均為兩年，即令子女之否認權行使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而不採取子女之否認權無除斥期間的立法例。現行法採取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受有除斥期間的規範，學說上強調係為早日確定法律上親子關係，以保護婚生子女之地位¹⁴。

2007年修法導入子女之否認權時，令子女之否認權亦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提案理由中僅說明亦與夫及生母相同¹⁵。此似肇因於2004年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之解釋文中，對於舊法第1063條未賦予子女否認權之規範「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的合理期間與起算日」的指摘，與解釋理由書中「而使子女在一定要件及合理期間內得獨立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要求。亦即，大法官釋字第587號認為，於第1063條中賦予子女否認權時，其須受有合理期間之除斥期間限制。

再者，於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之理由書，其所援引之德國與瑞士民法立法例，除援引其賦予子女否認權之規範外，並同時援引其除斥期間之規範，即德國民法第1600b條與瑞士民法第256c條。亦即，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似參考德國與瑞士之子女否認權規範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而認為於第1063條賦予子女否認權時，應受合理的除斥期間之限制。

¹⁴ 高鳳仙，親屬法理論與實務，20版，頁226（2020年）。同樣強調係為早日確定子女身分者，林菊枝、吳煜宗，臺灣親屬法論，頁185（2017年）。

¹⁵ 立法院公報處，同註9，頁98-99。

於規範結構上，包括子女在內之所有否認權人均當然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並未於否認權人間為區別對待。而子女否認權係於一切情形下均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其並非限於特定情事下始受限制。此外，規範上亦不問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之進行與經過，是否會對於子女造成不利益之情事。

（二）相對除斥期間限制

包括子女在內之所有否認權人，同樣係受有自其主觀上知悉特定事實時起算之相對除斥期間，即起算時點係自其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而除斥期間同為兩年。相較於2007年修正前，生母與夫之否認權除斥期間係自其知悉子女出生時起算之立法例，與修正過程中2003年法務部草案，曾就子女之否認權採取自其出生時起算之絕對除斥期間立法例¹⁶，現行法改採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均係自其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此令否認權之客觀發生事由（無血緣連繫）與除斥期間之主觀起算時點（知悉無血緣連繫）一致，而得避免舊法下否認權人不知悉無血緣連繫，然除斥期間卻已開始進行，並可能已經過的窘境。

（三）單一除斥期間限制

依第1063條第3項，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規範上均僅受有

¹⁶ 於2007年修正之修法過程中，2003年法務部陳報行政院草案第1063條第4項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本規定子女「至遲應於成年後兩年內為之」，即自出生時起算二十二年之絕對除斥期間，而排除了子女於二十二歲後始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行使否認權的可能。僅草案第1063條第3項夫與生母否認權之除斥期間，方採取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兩年內之相對除斥期間。收於：法務部，民法親屬編研究修正實錄：結婚形式要件、重婚效力、男女平權及為子女利益等部分，頁563（2004年）。

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之單一相對除斥期間限制¹⁷。亦即，除子女係於未成年時知悉，而得另於成年後兩年內之絕對除斥期間行使否認權之情形外，子女之否認權既非受有絕對除斥期間限制，亦非同時受有絕對與相對除斥期間之雙重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故而，即便子女於出生或成年多年後，始知悉其與母之夫並無血緣連繫時，不問其年齡，子女仍得於知悉起兩年內行使否認權而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¹⁸。

由於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並未兼受有絕對除斥期間限制，如否認權人於子女出生多年後始知悉無血緣連繫時，於現行法下仍得行使否認權。就此，學說間有出於法安定性之考量，主張包括子女在內之所有否認權人，於受有相對除斥期間之限制外，立法政策上應規定其須同時受有絕對除斥期間之雙重期間限制¹⁹。其中有就子女之否認權強調，應增訂子女於成年若干年後即不得行使否認權²⁰。

¹⁷ 與此相對，1999年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之政府草案第1063條第3項：「否認之訴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六年內為之。但子女已成年者，不得為之。」收於：法務部，同前註，頁195。該草案就第2項生母與夫之否認權行使，除受有須於知悉子女出生時起六年內行使之相對除斥期間外，尚限於子女未成年期間內始能行使。即否認權人兼受有自出生時起算二十年之絕對除斥期間，而受有雙重除斥期間之限制。

¹⁸ 林秀雄，同註9，頁228。

¹⁹ 於2007年修法導入子女否認權之前與修法後，均有於立法政策上主張，就包括子女在內之所有否認權人，均應規定於子女成年若干年後即不得行使否認權，以避免無論係於何時知悉無血緣連繫均仍得行使否認權，致無限延長否認之時點，而對於親子關係安定性造成不利的影響。鄧學仁，論否認之訴與真實主義：評釋字第587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121期，頁211、221（2005年）；簡賢坤，民法親屬編修正後「婚生否認」制度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161期，頁49、51-52、63（2008年）。

²⁰ 此說主張，子女於成年後其受扶養權益之考量漸減，而身分關係安定性之考量漸增，即應增訂子女於成年若干年後不得提起否認之訴的規定。鄧學仁，評親屬法之修正，月旦民商法雜誌，17期，頁5、11（2007年）。

然與此相對，於尚未導入子女否認權前之舊法規範下，學說上認為子女得提起否認之訴者主張，由於子女不同於生母及夫，子女之否認權並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²¹。

四、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目的

（一）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法安定性利益

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依第1063條第3項均受有兩年除斥期間之限制。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目的，依2007年修正理由與學說上所強調，係為追求身分安定之法安定性²²。其中，對於夫與生母之否認權所加諸之除斥期間限制，與經此所達到之法安定性，係為其自身以外之人，特別是子女的利益而設。蓋夫與生母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即不得行使否認權，既有法律上父子關係即得免於來自該否認權人之否認，子女所欲保有之父子關係身分遂具安定性。

然規範上將對於夫與生母之否認權所加諸之除斥期間限制，於200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時，亦加諸於子女，使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即不得行使否認權。經此所達到之法安定性，並非為子女之利益，而係為了子女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而設。蓋如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均未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時，即無人得行使否認權。經此，子女與無血緣連繫之夫間的法律上父子關係即告確定，二者間據此所發生之其他法律關係亦具法安定性。此諸如子女與夫相互間已發生或於未來可能發生之扶養義務，與相互間已發生或未來方發生之繼承權利。

²¹ 黃虹霞，同註6，頁71、76-77。

²² 立法院公報處，同註9，頁98-99；高鳳仙，同註14，頁226；林菊枝、吳煜宗，同註14，頁185。

於子女與夫之間的法律上父子關係具有安定性時，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法律關係亦能取得安定性，諸如同負扶養義務之人與同具繼承權之人，其所負擔之扶養義務與得繼承之數額。經此，導入子女否認權並令其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將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達到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安定性，並保障利害關係人基於此所生之法安定性利益。

(二)限制子女於一定期間內追求血緣真實

相較於2007年以前完全排除子女否認權之規範，現行法加諸子女行使否認權時間上限制，限制子女於一定期間內行使，而於除斥期間經過後排除子女否認權。經此，子女僅限於其除斥期間內，方得透過行使否認權而追求血緣真實。

固然，規範上所採取之除斥期間起算時點，係自否認權人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此導致子女行使否認權的時點，實際上即可能推遲至其出生數十年之後。然因子女否認權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使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即不得於法律上爭執與推翻無血緣的法律上父子關係，而有法律上和睦之效果。

(三)保障夫受子女扶養之利益

對於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之限制，經此受保障之利害關係人的法安定性利益，首先為夫受該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扶養的利益。於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機制下，固然仍無法阻止子女於除斥期間內，透過行使否認權而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子女仍因此不發生第1114條第1款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再者，諸如生母等其他否認權人亦得於其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夫與子女間法律上父子關係及扶養義務仍因此被推翻。惟透過加諸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限

制，仍得阻止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行使否認權。既存法律上父子關係於子女除斥期間經過後，即得免於來自子女之否認而受有存續保障，而能使夫保有於未來受該子女扶養的機會。此特別是子女過去曾受有夫之扶養的情形，其中諸如子女已明知無血緣連繫，然仍接受夫之扶養者。

申言之，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即不得行使否認權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而此不問夫過去是否曾扶養子女，亦不問夫過去扶養子女時，夫係不知悉與子女無血緣連繫，或夫已明知無血緣連繫，然仍為扶養的情形。再者，亦不問子女過去受夫之扶養時，子女係不知悉與夫無血緣連繫，或已明知無血緣連繫然仍接受夫之扶養的情形。倘其他否認權人亦未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基於既存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夫即得依第1114條以下之規定請求子女扶養，子女即須對於夫負擔扶養義務。故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即能避免子女透過行使否認權來免除扶養義務，而有規範之實益。

我國民法2007年修正時，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草案之提案說明中，固僅說明草案第1063條第3項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目的，而未說明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緣由。惟2003年法務部陳報行政院草案之立法說明中曾強調，增訂之子女否認權須受有除斥期間限制的理由，在於夫過去已盡扶養子女之義務，倘子女透過行使否認權而排除對於夫之扶養義務，即有失公允²³。即便此一說明並未保

²³ 立法院公報處，同註9，頁98-99。2003年法務部草案之立法說明：「至於子女提起否認之訴之期間，因考量法律上之父已辛苦扶養至成年，如未為期間限制，子女於成年後提起否認之訴即無須扶養原法律上之父，似有欠公平。為取得扶養、身分安定及血統真實間之平衡點……。」收於：法務部，同註16，頁563-564。此一草案第1063條第4項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為至遲應於成年後兩年內行使，即自子女出生時起算二十二年之絕對除斥期間。

留於行政院送立法院之草案中，惟其仍使子女的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故此仍蘊含著規範上導入子女之否認權時，尚須加諸除斥期間之限制，方能於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經過後，保障曾扶養子女之夫能受該子女扶養的意旨。

再者，影響2007年修法之2004年大法官釋字第587號解釋，其理由書中所援引的德國民法立法例，亦採取相同之考量。蓋德國民法稍早於1997年修正時，即放棄了聯邦司法部非婚生法制工作小組於先前研修階段擬就子女否認權改採全面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建議。現行法將過去舊法第1596條下僅部分情形受除斥期間限制，擴張為第1600b條全面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政府草案闡述不採取無除斥期間立法例之理由為：倘令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將於個案中發生難以接受之結果，此諸如子女於已知悉無血緣連繫下，仍長期接受夫之扶養，然於未來夫有受扶養需求時，子女即仍得透過行使否認權而免除扶養義務之情形²⁴。

(四)維護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

於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下，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即不得於法院就法律上父子關係提出否認之訴，主張其與夫之間並無血緣連繫之事實，並由法院於裁判中就此加以確認。亦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子女即無法於法院主張生母於受胎期間內與夫以外之人通姦之事實。

於2007年修正前之第1063條未賦予子女否認權規範下，學說上

²⁴ BT-Drucks. 13/4899, S. 6, 56, 87 zu E § 1600b BGB. 惟學說上仍有質疑此等立法理由，認為立法者不應過度強調夫之利益，現代之血緣法制仍應強調子女之利益者。Bettina Heiderhoff/Birthe Schekahn, Verfahrensrechtliche Probleme im Vaterschaftsanfechtungsverfahren, FPR 2011, S. 360 (365).

即有強調，此一規範有倫理與社會風俗上之考量，以避免子女揭露生母與人通姦，而能經此維護生母名譽²⁵。經此，並能維護家庭之和睦與生母婚姻之安定。於2007年修正後，規範上則限於除斥期間內賦予子女否認權，而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同樣地能發生排除子女行使否認權之效果。故而，一如未賦予子女否認權之規範，賦予子女否認權但令其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亦能有助於維護生母與家庭之名譽，並維護家庭和睦與生母之婚姻。

五、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規範之疑慮

(一)對於無血緣連繫子女之影響

1. 使子女之人格權受有限制

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其即無法經由行使否認權而回復至無法律上父子關係之狀態。一方面法律上父子關係與血緣連繫間即仍維持不一致的狀態，子女不欲與無血緣關係之夫間維持父子關係的人格上利益即受影響；另一方面，倘真正生父欲認領該子女或能尋得真正生父之時，亦因該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未經推翻而仍有效存續，子女即無法依第1065條第1項由真正生父認領或依第1067條透過裁判強制其認領，子女與真正生父間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的人格上利益亦同受影響。

經此，於子女否認權受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下，子女之人格權

²⁵ 舊法學說上強調，倘子女有否認權，「是攻訐其生母之陰私，暴露其生母之醜行，既逆人情，亦害倫紀」。鍾洪聲，中國親屬法論，頁205（1933年）；郁嶷，親屬法要論，2版，頁117（1934年）；吳岐，中國親屬法原理，頁165（1947年）；陳願遠，民法親屬實用，4版，頁142（1954年）；李宜琛，現行親屬法論，2版，頁111（1966年）；陳棋炎，民法親屬，頁189（1957年）。舊法下此一規範理由，亦見於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之理由書中。

即受有雙重限制。子女僅能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以自行回復血緣真實與維護其人格利益。倘子女之除斥期間已經過，即僅能期待其他除斥期間尚未經過之否認權人行使否認權。此係以子女人格權受有雙重限制為代價，來保障夫能受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扶養的利益，與保障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於立法政策上其妥適性即有疑慮。

2. 使所有子女均受有限制

倘子女曾受有夫之扶養，甚至是子女已明知無血緣連繫，其未立即行使否認權且仍受有夫之扶養，子女嗣後仍可能透過行使否認權而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經此而免除扶養義務。前揭德國民法於1997年修正時²⁶，與我國民法2007年修正時之法務部草案階段²⁷，即考量到此等情狀，而使子女否認權須受除斥期間限制，令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不得行使否認權。惟子女於個案中亦可能受夫之扶養時並不知悉無血緣連繫，或甚至是子女未曾受夫之扶養的情形。

於規範目的上，此係為避免曾受夫扶養之子女透過行使否認權來規避扶養義務，而導入子女之除斥期間限制。然第1063條第3項之實體要件上，卻未同時將子女除斥期間之適用限於子女曾受夫扶養之情形，或甚至是僅限於子女明知無血緣連繫然仍受夫扶養之情形。此導致所有子女均須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而非僅限於曾受夫扶養之子女。申言之，基於子女過去多曾受有夫之扶養，而令子女否認權須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以保障夫受子女扶養的利益，將使未受母之夫扶養之子女同受限制，未盡扶養義務之母之夫亦經此受保障，致於除斥期間經過後繼續維繫著法律上父子關係與互負扶養

²⁶ BT-Drucks. 13/4899, S. 56, 87 zu E § 1600b BGB.

²⁷ 法務部，同註16，頁563-564。

義務。

此等未受法律上父親扶養的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固得另依2010年所增訂之第1118條之1第1項與第2項規定，以前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而由子女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為由，聲請法院減輕或免除子女之扶養義務。此時，未盡扶養義務之母之夫即不受保障，然子女仍因除斥期間之經過而喪失否認權，而須維持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

3. 使子女因曾受有扶養而須受有限制

子女過去對於母之夫發生扶養請求權並受其扶養，須二者間之法律上父子關係未經否認而仍存在，即須是第1114條第1款之直系血親。此外，子女尚須符合第1117條不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之法定要件。故而，子女於過去受有仍為法律上父親之夫的扶養，本屬行使其依法發生之扶養請求權。再者，於子女具有此等須受夫扶養之需求時，無論受扶養時是否知悉二者間並無血緣連繫，本無法期待子女拒絕來自夫的扶養，更無法期待知悉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此時行使其否認權。

如係基於子女過去曾受有夫之扶養，即於規範上令子女否認權須受除斥期間限制，將造成子女過去雖係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扶養請求權，卻須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喪失否認權之結果。即便存在著子女過去曾受夫扶養之事實，或甚至是子女並已明知無血緣連繫之事實，均無法導出子女否認權即應受除斥期間限制的結論。故無論係基於子女多曾受有夫之扶養，或即便僅限於曾受夫扶養之子女，使其否認權須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於立法政策上均仍有疑慮。

(二)對於夫之影響

1. 並非所有夫均有受扶養之保障需求

於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之機制下，因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即不得透過行使否認權而免除對於夫即法律上父親的扶養義務。此時，倘生母未行使其否認權，有受扶養需求之夫，其受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扶養的利益即能受有保障。惟有疑慮者，於扶養規範下，夫對於子女之扶養請求權並非當然發生，即子女對於夫之扶養義務並非當然存在。蓋直系血親尊親屬對於卑親屬之扶養請求權的發生，依第1117條尚須具備不能維持生活之法定要件。

故而，倘夫於個案中尚能維持生活時，其對於子女即不發生扶養請求權。再者，又如夫已死亡、失蹤或本拒絕接受子女之扶養，子女對夫亦不生負擔扶養義務的問題。亦即，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並非所有夫均有受子女扶養之利益且有受保障的規範需求，然除斥期間機制卻使一切法律上父子關係均能免於來自子女之否認。申言之，由於子女仍可能對於夫不發生扶養義務，故於此情形下，即便子女就父子關係行使否認權，其並非出於逃避扶養義務之目的，亦未發生逃避之結果，而僅係在追求血緣真實。故而，規範上令所有子女均須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於立法政策上即有疑慮。

2. 無法完全確保夫受扶養之利益

於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機制下，固能減少子女行使否認權之機會，而能增加夫保有對於子女之扶養請求權的可能。惟如子女係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或其他否認權人如生母行使否認權時，由於法律上父子關係已經推翻，夫即無權向該子女請求扶養，子女仍得因此免除扶養義務。

特別是子女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之情形，於規範上本不受限制。申言之，此既不問子女過去是否曾受夫之扶養，亦不問子女過去受夫扶養時，子女或夫是否已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情事，子女均仍得行使否認權。故而，即便出於保障夫受無血緣連繫子女扶養的利益之考量，而於就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此仍無法完全確保夫受扶養的利益。

3. 夫之利益本已受有保障

法律上父子關係經否認後，法律上父子關係即溯及自子女出生時失效。子女過去受之夫扶養，亦溯及成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子女即須依第179條以下不當得利之規定對夫負返還義務。如子女過去受夫扶養時，子女並不知無血緣連繫之否認事由，於法律上父子關係經否認後，依第182條第1項之規定，所受利益仍存在時，子女就現存利益仍須對於夫負返還義務，惟如於所受利益已不存在，子女即免負返還責任。又如子女過去受夫扶養時，子女明知無血緣連繫之否認事由，即明知無法律上原因的情形，於法律上父子關係經否認後，子女即須依第182條第2項就所受之利益負返還義務。僅於夫已明知無血緣連繫而仍願扶養子女之情形，始另因給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而依第180條第1款排除夫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故即便子女行使否認權，就過去受夫扶養之利益，子女對於夫本須負擔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此外，法律上父子關係經否認後，就夫過去所負擔之扶養義務，生母或真正生父同樣亦須對於夫負有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經此，夫之利益本已受有保障，實毋庸再透過對於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之限制，來重複保障夫之利益。

(三)對於生母之影響

1. 未必存在著婚姻或家庭關係須受保障

對於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固能於除斥期間限制經過後，達到保障生母之婚姻與家庭和睦之目的。然於個案中，一方面生母與夫間之婚姻與家庭關係未必仍繼續存在。前者諸如生母與夫間之婚姻已因離婚或因一方或雙方死亡而解消的情形；後者包括生母與夫已分居的情形。另一方面，子女亦可能因父母間已離婚或分居、父已死亡、與他人同住、居住外地讀書或工作或已經成年等因素，而未與法律上父親同住，其與夫之間亦無共同生活之家庭和睦現狀須加以維持。

如係為保障生母之婚姻與家庭和睦，而使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不得行使否認權，將使個案中已無生母婚姻或家庭和睦須加以維護的情形，子女卻仍須受除斥期間限制。申言之，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個案中未必均存在著生母婚姻或家庭關係須加以保障，然規範上卻使所有子女須受除斥期間之限制，而於立法政策上有疑慮。

2. 仍無法完全保障家庭和睦

於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限制之機制下，其即不得於除斥期間經過後提起否認之訴，於法院主張無血緣連繫的事實。然如子女係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生母既存之婚姻與家庭和睦仍因此受影響。又縱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已經過，而無法於法院以訴訟主張之，然此本無礙子女於家中或其他場所以其他方式探詢、調查與主張無血緣連繫之事實，而此仍能影響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

亦即，子女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僅能排除子女於其除斥期間

經過後於法院此一場域行使否認權，致僅能有部分的效果，而仍無法完全保障生母之婚姻與家庭和睦。故而，就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來追求對於生母之婚姻與家庭和睦保障，於立法政策上即有疑慮。

參、比較法上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模式

就基於婚姻所生之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比較法上固有不賦予子女否認權之立法例，如日本民法2022年12月修正前之舊法²⁸。惟現行主要規範已陸續賦予子女否認權。其中，有如我國民法2007年所導入之子女否認權規範，對於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者，歐陸規範如德國、瑞士、奧地利、法國、丹麥與比利時，以及日本民法於2022年12月修正後之規範。惟亦有採取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如瑞典、挪威、芬蘭與義大利的規範。此外，另有採取折衷之立法例，僅於特定情形下方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者，此諸如盧森堡與西班牙的規範。以下就此等規範之發展過程與其內容加以分析。

一、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一）德國民法

1. 否認權人除斥期間限制立法例之導入

於中世紀羅馬法融合教會法（寺院法）後所發展出的共同法（普通法）（*gemeines Recht*）下，就婚生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除母之夫得以訴訟加以否認且行使上無除斥期間之限制外，多數學

²⁸ 參見前註2之說明。

說認為，即便未經此等訴訟加以否認，亦得由包括子女在內之利害關係人於其他法律關係之先決問題中逕行推翻父子關係²⁹。然於1794年普魯士一般邦法典（*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ALR*）中，規範態度發生轉變，其第2部分第2章第7條（*ALR II, 2 § 7*）僅賦予夫否認權，且僅得透過向法院提起否認之訴以推翻父子關係，行使上並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夫須於知悉子女出生後一年內為之³⁰。普魯士邦法典此一規範態度，即為制定於1896年，於1900年生效之德國民法所承襲³¹。

如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德國民法1900年舊法第1593條前段僅賦予夫否認權，舊法第1596條並規定須以提起否認之訴行之。舊法第1594條第1項與第2項並規定，夫須於

²⁹ *Gottlieb Planck*, Begründung des Entwurfs eines Familienrecht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880, S. 1217; *Kommission zur Ausarbeitung des Entwurfs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Hrsg.), Motive zu dem Entwurfe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d. IV, Familienrecht, 2. Aufl., 1896, S. 658 zu E § 1471 BGB; *Heinrich Dernburg*, Das bürgerliche 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s und Preußens, Bd. 4, 4. Aufl., 1908, S. 243; *August Egger*, in: Egger (Hrsg.),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gesetzbuch, Bd. II, Das Familienrecht, 1914, S. 329. 此外，1756年之巴伐利亞邦法典（*Codex Maximilianeus bavaricus civilis*）即承襲共同法此一無除斥期間立法例。*Theodor Engelmann*, in: Staudinger (Begr.),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Bd. IV/2, §§ 1589-1921 BGB (a.F.), 9. Aufl., 1926, § 1593 BGB (a.F.) Tz. 1, § 1594 BGB (a.F.) Tz. 1.

³⁰ *Franz Förster/M. E. Eccius*, Preußisches Privatrecht, Bd. 4, 7. Aufl., 1897, S. 135; *C. F. Koch/A. Achilles/P. Hinschius/R. Johow/F. Vierhaus*,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Bd. 3, 8. Aufl., 1886, S. 314; *Heinrich Dernburg*, Lehrbuch des Preußischen Privatrechts und der Privatrechtsnormen des Reichs, Bd. 3, 3. Aufl., 1884, S. 140 f.; *W. Bornemann*,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preußischen Civilrechts, Bd. 5, 2. Aufl., 1845, S. 269; *L. E. W. Schmidt*, Das preußische Familienrecht nach dem allgemeinen Landrechte, 1843, S. 469. 同時代稍晚之1804年法國民法、1811年奧地利民法亦採取此一規範態度。

³¹ *Dernburg*, a.a.O., S. 244.

知悉子女出生時起一年內行使否認權³²。亦即，其並未賦予子女否認權，且令夫之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³³。採取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立法例，係出於法安定性之考量。德國民法之立法緣由中強調，子女是否具婚生性即是否具有法律上父子關係，涉及公共利益，而應盡速確定下來³⁴。

2. 1961年子女有限否認權之導入與部分有除斥期間之折衷立法

1961年修正時，於舊法第1596條增訂子女於特定事由下有限、列舉的否認權³⁵。其中，就夫有重大遺傳疾病、夫有不名譽或不道德的生活型態或對於子女有重大惡行之特定事由，而行使否認權於道德上係屬正當者，同條第1項第4款與第5款所賦予子女之否認權，依同條第2項第1句係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

然與此相對，就舊法第1596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夫已死亡、已離婚、生母已與真正生父結婚等特定事由下，所賦予子女之否認

³² 就起算時點，1938年第2項經修正為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1961年於第1項將夫之除斥期間修正為兩年，第4項並增訂夫自子女出生起十年後不得否認之絕對除斥期間。惟夫之絕對除斥期間已於1969年刪除。

³³ 例外為舊法第1593條後段，於夫尚未喪失否認權即死亡的情形下，即便法律上父子關係未經否認，包含子女在內之任何人得逕行主張子女不具婚生性，即主張不存在法律上父子關係。惟此於1938年經刪除。

³⁴ Kommission zur Ausarbeitung des Entwurfs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Hrsg.), a.a.O., S. 667 zu E § 1473 BGB.

³⁵ 舊法第1596條因限於特定事由始賦予子女否認權，致影響子女知悉其血緣來源之權利，而於1989經聯邦憲法法院宣告違憲。BVerfG, Urteil vom 31. 1. 1989, 1 BvR 17/87. 與德國民法1961年此一修正相對，同時期1966年至1990年之前東德家庭法典（Familiengesetzbuch, FGB）第61條係賦予夫、生母與檢察官否認權，而並未賦予子女否認權。Anita Grandke (Hrsg.), Familienrecht Lehrbuch, 1972, S. 323; Ministerium der Justiz (Hrsg.), Das Familienrecht der DDR, 3. Aufl., 1970, § 61 FGB Rn. 2.

權，依同條第2項第1句仍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子女須於知悉無血緣連繫情事與各款中之事實起兩年內行使之。故於1961年賦予子女有限、列舉否認權之舊法規範下，就子女否認權是否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係採取折衷之立法例，子女於部分情形下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部分情形下受有限制。

3. 1997年子女否認權全面受有除斥期間

親子關係法制於1997年大幅修正後，就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論係基於婚姻或基於認領所發生者，如無血緣連繫時，第1600條第1項統一規定否認權人，現行法下計有法律上父親、真正生父、生母與子女。經此，子女否認權之發生即不再限於特定事由，而取得完整的否認權。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除斥期間，規定於第1600b條第1項，須自否認權人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情事時起兩年內，向法院否認。

又第1600b條第3項規定，子女於成年後得自行行使否認權。並因1961年舊法中子女否認權之絕對除斥期間規範，於1994年經聯邦憲法法院宣告違憲，³⁶現行法即規定，於子女成年之前，與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情事之前，其除斥期間均不開始進行。故子女係於未成年時知悉無血緣連繫，其於成年後兩年內仍得行使否認權。此外，2004年增訂第1600b條第1項第2句後段規定，如子女與法律上父親間

³⁶ 1961年修正之舊法第1598條前段規定，於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未及時行使否認權的情形，子女得於成年後自行否認，惟依同條後段規定，子女須於成年後兩年內為之。然因此一規定並未令成年子女除斥期間的開始起算與經過，取決於其已知悉無血緣連繫，而於1994年經聯邦憲法法院宣告違憲。BVerfG, Beschluss vom 26. 4. 1994, 1 BvR 1299/89 und 1 BvL 6/90, Rn. 22; Thomas Rauscher, in: Staudinger (Begr.),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 1589-1600o BGB (a.F.), 13. Aufl., 1997, § 1598 BGB (a.F.) Rn. 4.

存在著第1600條第2項前段之事實家庭關係（sozial-familiäre Beziehung）時，此並不阻礙除斥期間之進行。

經此，子女之否認權即全面須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而先前研議修法階段聯邦司法部工作小組所建議，子女否認權全面無除斥期間的立法例即未被採納³⁷。惟學說間仍有強調，由於除斥期間係自否認權人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實無法真正達到除斥期間規範目的所欲達成之法安定性，而於立法政策上主張，應刪除特別是子女與法律上父親之否認權除斥期間者³⁸。惟就法律上父親之否認權除斥期間限制，聯邦憲法法院曾肯定此並未違憲³⁹。

4. 緩和子女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經1997年修正後，雖不再保留1961年舊法下子女否認權於特定事由下無除斥期間之規範，然此經轉換為於概括事由下除斥期間重新起算（Neubeginn）之規範，而此係專為子女否認權所導入之機制⁴⁰。第1600b條第6項規定，如子女知悉特定情狀，而基於此等情

³⁷ 參見「貳、四、(三)」。

³⁸ 此說並強調，由於導入絕對除斥期間之立法技術，令否認權人不知無血緣連繫下其除斥期間亦經過之規範，已於1994年經聯邦憲法法院宣告違憲，而亦不可能採此方式來達到法安定性。Ingrid Groß, Fristen und Anfangsverdacht im Abstammungsrecht, FPR 2007, S. 392 (393 f.). 學說上並有強調，因各否認權人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時點不同，致起算時點不同且不具可預見性，而無法達到安定性之立法目的，即應放棄對於否認權人之除斥期間限制。Alfred Wolf, Biologische Abstammung und rechtliche Zuordnung - Eine Annäherung mit Hindernissen, NJW 2005, S. 2417 (2418 Fn. 12). 學說上另有強調，應以子女與法律上父親行使否認權須符合子女利益之要求，來取代對於二者之除斥期間限制。Heiderhoff/Schekahn, a.a.O., S. 365.

³⁹ 聯邦憲法法院強調，規範上對於法律上父親否認權為除斥期間之限制，並未以不合理之方式，侵害法律上父親脫離無血緣連繫之父子關係之權利。BVerfG, Urteil vom 13. 2. 2007, 1 BvR 421/05, Rn. 82.

⁴⁰ BT-Drucks. 13/4899, S. 166 f.

狀，法律上父子關係之效果對於子女成為無法期待（*unzumutbar*）者，自子女知悉時起，重新起算其除斥期間。

學說上強調，如夫已死亡、生母與夫之婚姻已解消、生母已與真正生父結婚，或過去1961年舊法規範中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態樣，諸如子女受有來自夫之重大惡行、夫有不名譽或不道德的生活型態等，均能納入無法期待子女維繫該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的規範要件，而能重新起算子女之除斥期間。此特別是，子女為了不干擾生母與夫之婚姻，而未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然生母與夫之婚姻嗣後卻仍解消之情形⁴¹。

經此，即便係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始發生無法期待子女維繫父子關係之情事，子女仍能自知悉此等情事時起，重新起算除斥期間而行使否認權。故子女否認權雖受有除斥期間限制，然於具有法定概括事由時，仍得重新起算除斥期間，其除斥期間限制即受到重大緩和。

（二）瑞士民法

1. 否認權人除斥期間限制立法例之導入

制定於1907年，於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就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本僅賦予夫否認權。而夫之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1912年舊法第253條第1項規定，夫於知悉子女出生起三個月內，得向法院提起否認之訴。直到舊法後期，聯邦法院於1962年之裁判中，方發展出於特定要件下肯定子女否認權之

⁴¹ *Marina Wellenhofer*, in: Schwab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Bd. 10, 9. Aufl., 2024, § 1600b BGB Rn. 49; *Thomas Rauscher*, in: Staudinger (Begr.),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 1589-1600d BGB, Neubearbeitung, 2011, § 1600b BGB Rn. 90 f.

實務⁴²。

2. 1976年子女有限否認權與除斥期間規範之導入

1976年大幅修正時，規範上始增訂子女有限的否認權並加諸除斥期間之限制。申言之，第256條第1項僅賦予夫及子女否認權，然依第25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子女否認權並非於無血緣連繫時當然發生，其限於生母與夫於子女未成年期間內已停止同住之情形⁴³。第256c條第2項規定子女之除斥期間：子女最遲須於成年後一年內否認。亦即，子女得於未成年期間隨時行使，或成年後於十九歲之前行使否認權⁴⁴。此呈現出子女於未成年時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然成年後受有絕對除斥期間限制的面貌⁴⁵。

學說上強調，除斥期間規範之目的在於法律安定性。蓋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不應毫無時間限制地被加以質疑，且時間經過所形成之實際心理上關係（sozial-psychische Beziehung）應優於所

⁴² 其限於生母與夫之婚姻已解消並已與真正生父結婚之準正情形，且夫之否認期間已經過者。BG, Urteil vom 23. 11. 1962, BGE 88 II 477, 488, <http://relevancy.bger.ch/> (2024/03/01); Peter Tuor/Bernhard Schnyder, Das Schweizerische Zivilgesetzbuch, 9. Aufl., 1975, S. 230; Cyril Hegnauer, Berner Kommenta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Privatrecht, Bd. II/2/1, Die Entstehung des Kindesverhältnisses, 4. Aufl., 1984, Art. 256 ZGB Rn. 58.

⁴³ 立法理由強調，於父母婚姻不再存在時，子女始得行使否認權。Botschaft des Bundesrates an die Bundesversammlung über die Änderung des Schweizerischen Zivilgesetzbuches (Kindesverhältnis) vom 5. 6. 1974, BBl 1974 II, S. 1, 29.

⁴⁴ Cyril Hegnauer, Grundriss des Kindesrechts und des übrigen Verwandtschaftsrechts, 3. Aufl., 1989, § 6.13. 第256c條第1項規定夫之除斥期間：夫須於自知悉子女出生，且知悉其非真正生父或知悉第三人與生母於受胎期間內有性行為的事實時起一年之相對除斥期間內為之，且須未逾自子女出生時起五年之絕對除斥期間。

⁴⁵ Ingeborg Schwenger/Michelle Cottier, in: Geiser/Fountoulakis (Hrsg.), Basler Kommentar, Zivilgesetzbuch, Bd. I, 7. Aufl., 2022, Art. 256c ZGB Rn. 5.

欠缺之血緣連繫⁴⁶。夫之除斥期間較子女為短，蓋子女就父子關係不被否認之利益大於夫就父子關係加以否認之利益，且子女就父子關係加以否認之利益大於夫就父子關係不被否認之利益⁴⁷。惟學說上仍有考量到於1989年聯合國通過之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子女有知悉其血統來源之權利，與第8條子女有取得身分之權利，而於立法政策上質疑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規範並不具正當性者⁴⁸。

3. 緩和子女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第256c條第3項規定除斥期間之回復原狀（Wiederherstellung），即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遲誤除斥期間時，如遲誤具有重要理由（mit wichtigen Gründen）且屬可被原諒（entschuldigt），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仍得行使否認權⁴⁹。此包含夫或子女之除斥期間的遲誤，及對於絕對或相對除斥期間的遲誤⁵⁰。規範上雖未就回復原狀加諸時間上限制，惟否認權人仍應於造成遲誤之障礙事由消滅後，立即行使否認權⁵¹。

得構成此等回復原狀之可被原諒的重要理由，學說上強調，包括否認權人於除斥期間內生病、自由受限制、欠缺判別或理解能力

⁴⁶ Hegnauer, a.a.O., Art. 256c ZGB Rn. 9.

⁴⁷ Hegnauer, a.a.O., Art. 256c ZGB Rn. 10.

⁴⁸ Martina Rusch/Antje Götschi, in: Bächler/Jakob (Hrsg.), Kurzkomentar ZGB, 2. Aufl., Basel 2018, Art. 256c ZGB Rn. 2.

⁴⁹ 此一規定源於1912年舊法第257條第3項。

⁵⁰ Hegnauer, a.a.O., Art. 256c ZGB Rn. 46; Schwenger/Cottier, a.a.O., Art. 256c ZGB Rn. 6; Rusch/Götschi, a.a.O., Art. 256c ZGB Rn. 3.

⁵¹ Cordula Lötscher/Johannes Reich, in: Arnet/Breitschmid/Jungo (Hrsg.), Handkommentar zum Schweizer Privatrecht, Art. 1-456 ZGB, Part G, 4. Aufl., 2023, Art. 256c ZGB Rn. 4; Claudia Stehli, in: Kostkiewicz/Wolf/ Amstutz/Fankhauser (Hrsg.), ZGB Kommentar, 4. Aufl., 2021, Art. 256c ZGB Rn. 4; Rusch/Götschi, a.a.O., Art. 256c ZGB Rn. 5.

的情形⁵²。又夫於絕對除斥期間內並不知悉子女出生的情形⁵³，或如聯邦法院實務所強調，否認權人如夫過去於絕對除斥期間內，並無充分具體之理由能懷疑無血緣連繫而提出否認之訴的情形⁵⁴，亦屬之。法院實務與學說並強調，判斷否認權人如夫是否具有可原諒之重要理由時，亦應考慮到既存法律上父子關係的否認或存續是否符合子女之利益。如子女就父子關係的存續具有利益時，即須與夫澄清血緣之利益間進行利益衡量；倘子女與夫之利益相等時，子女保有父子關係之利益具優先性⁵⁵。

故而，於瑞士民法下，即便子女否認權受有絕對除斥期間之限制，而須於十九歲前行使否認權，惟透過回復原狀之機制，子女仍得於除斥期間經過後行使否認權。經此，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限制即因此受到緩和，並肯定子女於具有得回復原狀之可被原諒的重要理由時，其否認權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的需求。

⁵² Löttscher/Reich, ebenda, Art. 256c ZGB Rn. 4; Rusch/Götschi, a.a.O., Art. 256c ZGB Rn. 3; *Regina E. Aebi-Müller*, Abstammung und Kindesverhältnis – wo stehen wir heute?, in: Girsberger/Luminati (Hrsg.), ZGB gestern-heute-morgen, 2007, S. 111 (127).

⁵³ Hegnauer, a.a.O., Art. 256c ZGB Rn. 55.

⁵⁴ BG, arrêt du 29. 9. 2005, 5C.31/2005, BGE 132 III 1, [http://relevancy.bger.ch/\(2024/03/01\)](http://relevancy.bger.ch/(2024/03/01)); Stehli, a.a.O., Art. 256c ZGB Rn. 4; Rusch/Götschi, a.a.O., Art. 256c ZGB Rn. 3; Löttscher/Reich, a.a.O., Art. 256c ZGB Rn. 4. 於本案中，生母於1985年生下子女，夫妻於1998年離婚，2002年9月生母方告知前夫該子女可能無血緣連繫，而夫於同年10月向Lausanne地方法院提起否認之訴，並欲就遲誤之除斥期間回復原狀。Aebi-Müller, a.a.O., S. 111, 125 f.

⁵⁵ BG, Urteil vom 31. 8. 2009, 5A_298/2009, E. 4.2,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ger/2009/090831_5A_298-2009.html (2024/03/01); Rusch/Götschi, a.a.O., Art. 256c ZGB Rn. 4; Löttscher/Reich, a.a.O., Art. 256c ZGB Rn. 4; Aebi-Müller, a.a.O., S. 111, 127.

(三) 奧地利民法

1. 2004年子女否認權與除斥期間規範之導入

制定於1811年之奧地利民法，就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僅賦予夫否認權，而未賦予子女否認權。舊法第158條僅賦予夫得自知悉子女出生時起三個月內，向法院否認法律上父子關係⁵⁶。此一僅賦予夫否認權之規範態度，2003年經奧地利憲法法院以違反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8條對於家庭生活之保障而宣告違憲後⁵⁷，親子關係法制遂於2004年大幅修正，而於舊法第156條第2項增訂子女之否認權。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依2004年舊法第158條第1項規定，須於知悉子女與夫之間無血緣連繫時起兩年內，向法院聲請否認，而均受有相對除斥期間之限制。同條第3項並規定，於子女出生三十年後，僅子女得聲請否認父子關係。經此，僅夫方再受有此一絕對除斥期間之限制。

2013年親子關係法制再經修正時，否認基於婚姻所發生之父子關係的規範移列至第151條第2項，而仍僅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⁵⁸。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的相對除斥期間，則移列至第153條第1項，仍須於知悉無血緣連繫起兩年內否認。第3項仍規定子女不受三十年之絕對除斥期間限制。亦即，夫同時受有兩年相對除斥期間與三十

⁵⁶ *Josef Krainz/Leopold Pfaff*, System des österreichischen allgemeinen Privatrechts, Bd. II, 2. Aufl., 1894, S. 409, 414. 夫之否認權1943年移列至舊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並修正為夫須自知悉子女不具血緣連繫之情事起一年內為之。dRGI. 1943 I, S. 80 f.

⁵⁷ VfGH, Erkenntnis vom 28. 6. 2003, G 78/00.

⁵⁸ *Erwin Bernat*, in: Schwimann/Kodek (Hrsg.), ABGB Praxiskommentar, Bd. 1, 5. Aufl., 2018, § 151 ABGB Rn. 3.

年絕對除斥期間之限制，而子女則僅受有兩年之相對除斥期間限制⁵⁹。學說上強調，否認權人除斥期間之規範目的，在於家庭生活之法安定性與子女之利益，即子女於親屬法上地位之存續⁶⁰。而子女不受三十年之絕對除斥期間限制之規定，學說上強調乃基於子女利益之考量而設⁶¹。

2. 緩和子女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第153條第2項並規定，否認權人為未成年人或無識別能力時，或否認權人於期間之最後一年受有阻止其聲請之不可預見且不可避免之情事時，除斥期間即暫停進行（*gehemmt*）⁶²。故子女係於未成年時知悉無血緣連繫，於成年後兩年內仍得行使否認權。且即便於奧地利民法下，子女否認權行使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仍能因受到阻止其行使否認權之情事，而暫停除斥期間進行。經此，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限制即受到緩和。

⁵⁹ Ebenda, § 153 ABGB Rn. 8; *Caroline Mokrejs-Weinhappel*, in: Rummel/Lukas/Geroldinger (Hrsg.), ABGB, §§ 137-230 ABGB, 4. Aufl., 2022, § 153 ABGB Rn. 19. 惟如子女逕對於真正生父提出確認親子關係的強制認領之訴時，依第150條規定法院即應宣告子女與法律上父親間不存在著父子關係，而發生所謂「更換父親」（*Vätertausch*）的效果。由於子女提出強制認領之訴並無除斥期間限制，子女經此推翻既存父子關係即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⁶⁰ *Martin Stefula*, in: Fenyves/Kerschner/Vonklich, Kommentar zum ABGB, §§ 137-267 ABGB (a.F.), 3. Aufl., 2008, § 158 ABGB (a.F.) Rn. 1; Bernat, a.a.O., § 153 ABGB Rn. 2.

⁶¹ Stefula, ebenda, § 158 ABGB (a.F.) Rn. 13.

⁶² 此源於1943年舊法第156條第3項增訂之規定。dRGrBl. 1943 I, S. 80 f.; *Otmar Wentzel/Karl Plessl*, in: Klang/Gschnitzer (Hrsg.), Kommentar zum ABGB, Bd.1/2, §§ 137-284 ABGB (a.F.), 2. Aufl., 1962, § 156 ABGB (a.F.) Tz. I. 於2004年移列至舊法第158條第2項，並成為所有否認權人之共同規定。

(四)法國民法

1. 法院實務上子女否認權之導入

1804年生效的法國民法，就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舊法第312條第2項僅賦予夫否認權，而未賦予子女否認權。直到1985年，法國最高法院實務方以極具爭議之解釋方式，導入包括子女在內等利害關係人之否認權。蓋於舊法婚生親子關係規範下，舊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就占有與其出生證書相符之身分之人，任何人均不得就此身分加以否認⁶³。此一規定被最高法院透過反面推論解釋成：於身分占有與其出生證書記載不相符之情形，利害關係人即得否認該法律上親子關係。此諸如經出生證書記載為婚生子女，然母之夫卻未曾以婚生子女來加以對待之情形⁶⁴。

經此，於子女與夫之間不具有身分占有時，包括子女在內之利害關係人即得否認法律上父子關係，此等經由法院實務創設出的否認權，解釋上係適用舊法第311條之7長達三十年之一般除斥期間，

⁶³ 身分占有 (possession d'état) 在血緣法制下係指事實上具有親子關係、地位的外觀。學說上強調，其態樣包括姓氏使用 (nomen; nom)、待遇享有 (tractatus; traitement) 及公眾認知 (fama; réputation)。Frédérique Ferrand, Die Entwicklung des französ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1996, S. 43 (48). 現行法就此定義於第311條之1第1項：「如各種事實足以揭示出個人與被認為係其所屬之家庭間具有親子關係上與雙親上之連繫者，發生身分占有。」第2項例示發生身分占有之主要事實，包括其被該被認為係其父母之他人中的一人或數人當成自己之子女來加以對待且其亦將該他人當成自己之父母來加以對待、該他人以此等資格來提供其教育、扶養與住所、其於社會中且經由家庭被認知為係該他人之子女、其經行政機關為如此之認定、其使用被認為係其父母之他人一人或數人的姓氏。

⁶⁴ Ferrand, ebenda, S. 45 Fn. 10; Nicole Guimezanes, Family Law in France, in FAMILY LAW IN EUROPE 125, 152 (Carolyn Hamilton & Kate Standley eds., 1995).

而自子女取得系爭身分時即出生時起算⁶⁵。

2. 2005年子女有限否認權規範與除斥期間限制之導入

親子關係法制於2005年再經大幅修正，關於否認基於婚姻或非基於婚姻所生之親子關係，現行法統一規定於第332條以下。於否認法律上父子關係之情形，倘子女與法律上父親間並不具有與出生證書相符之身分占有，諸如僅於出生證書載明夫的姓名但夫與子女間並無身分占有之情事時，依第334條規定，凡利害關係人均得於第321條所規定之期間內起訴否認，亦即自取得父子關係身分即自子女出生時起，十年內為之。然就子女之否認權，第321條第2句並規定，子女於未成年時，停止起算其期間。此外，第336條並賦予檢察官否認權⁶⁶。經此，現行法於規範上即賦予包括子女在內之利害關係人否認權，且均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子女則自成年時方起算除斥期間，而得於二十八歲前行使否認權⁶⁷。

然與此相對，倘子女與法律上父親間具有與出生證書相符之身分占有，依第333條第1項，否認權人之範圍即限縮於子女、法律上父親、生母及主張自己是真正生父之人，且於停止身分占有或法律

⁶⁵ *Frédérique Ferrand*, in: Kaiser/Schnitzler/Friederici (Hrsg.), *AnwaltKommentar BGB*, Bd. 4, Familienrecht, 2005, Länderbericht Frankreich Rn. 92; Ferrand, a.a.O., S. 45; Hugues Fulchiron, *Egalité, Verité, Stabilité: The New French Filiation Law after the Ordonnance of 4 July 2005*,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203, 207, 212, 215 (Andrew Bainham ed., 2006).

⁶⁶ *Frédérique Ferrand*, *Streit um die Abstammung in Frankreich*, in: Spickhoff/Schwab/Henrich/Gottwald (Hrsg.), *Streit um die Abstammung: ein europäischer Vergleich*, 2007, S. 93 (116 f.). Laurence Francoz Terminal,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France*,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249, 253 (Jehanne Sosson, Geoffrey Willems & Gwendoline Motte eds., 2019).

⁶⁷ 民法第388條第1項規定，子女於十八歲成年。

上父親死亡之五年後不得否認。經此，一方面即因身分占有而排除了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否認權；另一方面經限縮後而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其除斥期間即自十年縮短至五年。此外，倘子女與法律上父親間具有與出生證書相符之身分占有，且自出生起已持續至少五年時，依第333條第2項，除檢察官外，無人得否認之⁶⁸。經此，檢察官以外包括子女在內之人的否認權，即因持續五年以上之身分占有而被排除。

故而，子女於不具有與出生證書相符之身分占有時，其否認權之除斥期間為自成年時起十年。而子女於具有此等身分占有但持續未滿五年時，其仍具有否認權，惟除斥期間縮短至自停止身分占有時起五年。如子女具有此等身分占有且持續滿五年時，則排除其否認權。就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人此等行使上限制，學說上即有強調，此對於血緣真實之追求即因維護法安定性有所讓步，然就身分關係當事人是否願意接受此等行使否認權之法律上障礙，及是否法院會被要求規避此等障礙，質疑現行規範過度追求身分關係之安定性⁶⁹。

經此，規範上即令子女否認權於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外，亦受有身分占有須未滿五年之限制，而排除了部分子女之否認權。子女僅限於無身分占有，或雖具有身分占有但持續未滿五年之情形下，方被賦予否認權，且於此二者情形之除斥期間長短與起算時點有異。故即便所賦予之子女否認權均受有除斥期間限制，然仍區別子女間所受有之除斥期間長度與起算時點，而於子女無身分占有時令其享有較為寬鬆之除斥期間。法國民法於規範上就是否賦予個人否認權

⁶⁸ Ferrand, a.a.O., S. 100, 115 f.; Terminal, *supra* note 66, at 253.

⁶⁹ Fulchiron, *supra* note 65, at 207, 215-16.

及其除斥期間長短為區別對待，即展現出對於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限制，仍有於特定情事下加以放寬的規範需求。

（五）丹麥親子關係法

1. 1937年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規範之導入

丹麥於1937年制定之婚生子女法（lov om ægtebørn）舊法，就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如子女與夫不具有血緣連繫時，1937年舊法第3條賦予夫、生母、子女及其監護人否認權⁷⁰。惟包括子女在內之所有否認權人，均未受有除斥期間限制⁷¹。

承襲該法之1960年親子關係法（lov om børns retsstilling）舊法，第5條第2項僅就夫之否認權增訂除斥期間限制⁷²，就生母、子女與其監護人之否認權，仍採取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⁷³。惟1982年修正

⁷⁰ Siegfried Boschan,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3. Aufl., 1963, S. 51.

⁷¹ 參見歐洲人權法院於1984年Rasmussen案中，對於1937年丹麥婚生子女法之說明，與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之歐洲人權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稍早之報告書。ECHR, Judgment of 28. 11. 1984, Application no. 8777/79, *Rasmussen v. Denmark*, para. 16,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57563> (2024/03/01);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APPLICATION NO. 8777/79, *RASMUSSEN V. DENMARK*,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DOPTED ON 5 JULY 1983), para. 23, <https://hudoc.echr.coe.int/app/conversion/pdf?library=ECHR&id=001-73504&filename=RASMUSSEN%20V.%20DENMARK.pdf> (2024/03/01).

⁷² 1960年舊法第5條第2項規定，夫自知悉否認事由時起十二個月內，且須於子女出生時起五年內行使否認權。Friedrich Korkisch, *Einführung in das Privatrecht der nordischen Länder*, Bd. I, 1977, S. 97; ECHR, Judgment of 28. 11. 1984, Application no. 8777/79, *Rasmussen v. Denmark*, para. 19.

⁷³ 此為自立法草案階段以來即有意採取之規範態度。1960年之舊法規範雖區別對待夫與生母之否認權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惟歐洲人權法院於1984年Rasmussen案中宣告此並不違反歐洲人權公約。ECHR, Judgment of 28. 11. 1984, Application no. 8777/79, *Rasmussen v. Denmark*, paras. 18, 40.

時，舊法第5條第2項經修正為，否認之訴須自子女出生起三年內提起，惟子女於滿十八歲後提起之訴訟不適用之⁷⁴。經此，即增訂生母與子女監護人之否認權除斥期間限制，並將除斥期間修正為出生時起算之絕對除斥期間。然就子女於十八歲時所重新取得之否認權，仍維持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

2. 2001年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之導入與緩和規範

2001年重新制定、2002年生效之親子關係法（*børneloven*），統一規定婚生與非婚生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否認。於法律上父親與子女間不具血緣連繫時，第5條第1項規定，得由生母、法律上父親或子女之監護人，自子女出生起六個月內向法院起訴確認父子關係，即經此否認法律上父子關係⁷⁵。此外，就所登記之法律上父子關係係屬錯誤時，第23條第1項尚有聲請法院再開程序（*Genoptagelse; reopening*）之機制，其聲請人包括經登記為法律上父親之人、生母、子女之監護人，以及因錯誤而未被登記成法律上父親之人，而此須於子女出生起三年內為之⁷⁶。

⁷⁴ ECHR, Judgment of 28. 11. 1984, Application no. 8777/79, *Rasmussen v. Denmark*, para. 24; *Peter Dopffel*,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Internationales Ehe- und Kindschaftsrecht*, 98. Lieferung, 1988, Länderbericht Dänemark S. 63.

⁷⁵ Reinhard Giesen,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219. Lieferung, 2016, Länderbericht Dänemark S. 86; HANS VIGGO GODSK PEDERSEN & INGRID LUND-ANDERSEN,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DENMARK*, para. 94, 97 (3rd ed. 2021); C. G. Jeppesen de Boer & Annette Kornborg, *Danish Regulation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TENSION BETWEEN LEGAL, BIOLOGICAL AND SOCIAL CONCEPTIONS OF PARENTAGE* 141, 144 (Ingeborg Schwenzer ed., 2007).

⁷⁶ 惟如子女與法律上父親、生母間達成合意且另有真正生父時，亦得依第22條得聲請再開程序而否認既存父子關係並與真正生父發生父子關係，且無除斥期間之限制。PEDERSEN & LUND-ANDERSEN, *id.* para. 100; de Boer & Kornborg, *id.* at 144-45.

第25條並規定，於聲請再開程序之期間經過後，如經聲請權人陳述具有極特殊理由致遲誤期間，且其具有高度支持再開程序之理由，與可認為重新進行此一程序並未對於子女造成重大不利益時，法院仍得允許進行再開程序⁷⁷。故即便聲請再開程序具有除斥期間之限制，規範上仍有緩和之規定。

經此，丹麥血緣法制下之子女否認權，即由1937年舊法以來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於2002年過渡到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其係由監護人為子女行使之否認權，而受有自出生起六個月內否認或三年內聲請再開程序之除斥期間限制，惟就再開程序下之除斥期間有緩和之機制。

(六) 比利時民法

1. 1987年子女否認權之導入與2006年之修正

比利時自1830年獨立後，繼續適用1804年法國民法，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本僅賦予夫否認權。1987年親子關係法制經全面修正，舊法第332條第1項規定，得由夫、生母及子女否認，而導入子女之否認權。惟舊法第332條第5項第2句規定，如夫已將該子女當成自己子女來加以撫育者（*élevé; opgevoed*），除有特殊情事外，子女不得提出否認之訴。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規定於舊法第332條第5項第1句，其最遲須於滿十八歲後四年內否認⁷⁸。子女

⁷⁷ Giesen, a.a.O., Länderbericht Dänemark S. 91; PEDERSEN & LUND-ANDERSEN, *supra* note 75, para. 100.

⁷⁸ Jürgen Rieck,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110. Lieferung, 1991, Länderbericht Belgien S. 35 ff.; Walter Pintens, Die Entwicklung des belg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1996, S. 1 (11); Patrick Senaeve, *Family Law*, in INTRODUCTION TO BELGIAN LAW 128, 139-40 (Hubert Bocken & Walter De Bondt

否認權之行使，即受有未經撫育與除斥期間的雙重限制。

2006年7月與12月相關規範再經大幅修正。第318條§ 1規定，除子女對於夫具有身分占有之情形外，得由生母、子女、母之夫、主張自己為子女真正生父之人或於2014年增訂之主張自己「同為法律上母親」之女性，向家事法院提起否認之訴⁷⁹。經此，子女對於夫具有身分占有之情形，即排除其否認權之發生⁸⁰。第318條§ 2第1項規定否認權除斥期間，子女之除斥期間為滿十二歲至二十二歲間，或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一年內為之⁸¹。經此，即仍維持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與不具身分占有之雙重限制。此呈現出子女有身分占有時無否認權，而子女無身分占有時，仍須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仍排除其否認權的面貌。

2. 比利時憲法法院之實務

惟比利時憲法法院2011年以來之實務認為，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不得行使否認權之規定，違反比利時憲法與歐洲人權公約對於

eds., 2001).

⁷⁹ Walter Pintens,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191. Lieferung, 2011, Länderbericht Belgien S. 102; Patrick Senaeve, *Family Law*, in INTRODUCTION TO BELGIAN LAW 149, 157-58 (Marc Kruithof & Walter De Bondt eds., 2d ed. 2017).

⁸⁰ 比利時學說上強調，立法者認為既存之事實上情感連繫優先於血緣真實，而不具有身分占有作為提起否認之訴的要件。Jehanne Sosson, *Recent Evolutions (or Revolutions) in Belgian Family Law*,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51, 60 (Bill Atkin ed., 2010 ed. 2010).

⁸¹ Walter Pintens, Die Abstammung im belgischen Recht, in: Spickhoff/Schwab/Henrich/Gottwald (Hrsg.), Streit um die Abstammung: ein europäischer Vergleich, 2007, S. 119 (133); Charlotte Declerck & Ulrike Cerulus,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Belgium*,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111, 116-17 (Jehanne Sosson, Geoffrey Willems & Gwendoline Motte eds., 2019).

企求私人與家庭生活之權的保障而違憲⁸²。憲法法院強調，立法者固然得基於家庭和睦、家庭關係之法安定性與子女利益，而避免無限制地否認法律上父子關係。然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即逕排除其否認權，法院即無法將事實與所有當事人之利益納入考量。且於已不存在著家庭關係（*les liens familiaux*）時，並無法以維護家庭和睦為理由，來正當化對於子女否認權之排除⁸³。又特別是在子女在滿二十二歲之前早已發現無血緣連繫之情事，其於滿二十二歲後即無法提起否認之訴。故除斥期間係以不合乎比例之方式，妨礙了子女企求私人生活之權⁸⁴。經此，比利時民法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規範，其內容於未來會以何種方式修正，即值得再觀察。

二、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一）瑞典親子關係法

現行瑞典親子關係法制前身之一，即1917年婚生子女法（*lag om äktenskaplig börd*）舊法，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僅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1917年舊法第2條規定，夫之否認權須於知悉子女出生起六個月內行使之，但舊法第5條並未就子女之否認權加諸行使期間之限制⁸⁵。經此，夫與子女雖同為否認權人，然僅子女之否認權並無除斥期間之限制。

現行瑞典親子關係法（*föräldrabalk*; FB）制定於1949年。1949年

⁸² Declerck & Cerulus, *id.* at 117; Senaeve, *supra* note 79, at 158.

⁸³ Verfassungsgerichtshof, Urteil vom 31. 5. 2011, Nr. 96/2011, Tz. B.7, B.13 f., <https://www.const-court.be/public/d/2011/2011-096d.pdf> (2024/03/01).

⁸⁴ Verfassungsgerichtshof, Urteil vom 3. 2. 2016, Nr. 18/2016, Tz. B.13, B.16, <https://www.const-court.be/public/d/2016/2016-018d.pdf> (2024/03/01).

⁸⁵ Siegfried Boschan,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Ausland)*, 1937, S. 249; Alexander Bergmann, *Internationales Ehe- und Kindschaftsrecht*, Bd. I, 2. Aufl., 1938, S. 630.

舊法第2章第1條與第3條仍維持僅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之體例。就否認權人之除斥期間，舊法第2章第1條第1項第1句僅規定，夫得自知悉子女出生起三年內行使否認權，而仍維持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體例⁸⁶。1976年相關規定再經大幅修正，夫與子女之否認權規範移列至現行法第3章第1條第1項、第2條，並刪除夫之否認權的除斥期間。第1章第2條第1項規定，於否認權人向法院起訴後，由法院宣告夫並非子女之生父⁸⁷。經此，包括子女在內之所有否認權人，於現行法下均無除斥期間之限制⁸⁸。

瑞典學說上強調，就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否認，導入所有否認權人均無除斥期間規範，係基於法律上父子關係與血緣連繫一致係子女最佳利益所在之想法，蓋於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規範下，方能增加使子女與真正生父間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之機會⁸⁹。故而，自1917年以來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態度，不僅被維持於現行法內，並於1976年後擴張至所有否認權人均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

⁸⁶ *Siegfried Boschan*,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Ausland)*, 2. Aufl., 1954, S. 266; *Korkisch*, a.a.O., S. 96, 98; *Anna Singer*,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in Sweden*, in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425, 434 (Andrea Büchler & Helen Keller eds., 2016).

⁸⁷ *Reinhard Giesen*,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222. Lieferung, 2017, *Länderbericht Schweden* S. 66 ff.; *Gerhard Ring/Line Olsen-Ring*, in: *Kaiser/Schnitzler/Schilling/Sanders (Hrsg.)*, *NomosKommentar BGB*, Bd. 4, *Familienrecht*, 4. Aufl., 2021, *Länderbericht Skandinavien* Rn. 95, 100; *Eva Ryrstedt*, *Family and Inheritance Law*, in *SWEDISH LEGAL SYSTEM* 245, 263 (Michael Bogdan ed., 2010); *Singer*, *id.* at 434.

⁸⁸ *Maja Kirilova Eriksson & Johanna Schiratzki*, *Swede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VOL. 4, paras. 124, 126 (Walter Pintens ed., 2001); *Lars Tottie*, *Family Law*, in *AN INTRODUCTION TO SWEDISH LAW* 201, 214 (Stig Strömholm ed., 2d ed. 1988).

⁸⁹ *Singer*, *supra* note 86, at 434.

（二）挪威親子關係法

現行挪威親子關係法制前身之一，即1956年婚生子女關係法（lov om barn i ekteskap）舊法，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如夫與子女間不具有血緣連繫時，1956年舊法第2條、第4條分別賦予夫、子女與地方自治團體首長（Fylkesmann）否認權⁹⁰。就除斥期間，舊法第3條第1項僅規定夫須自知悉子女出生起三年內行使否認權。亦即，一如同時期瑞典之規範，挪威法制雖同時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惟子女並未受有除斥期間限制⁹¹。

1981年制定、1982年生效之親子關係法（lov om barn og foreldre; barnelova），第6條統一規定婚生與非婚生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否認。現行法第6條第1句規定，就基於婚姻或認領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得由子女、法律上父親、生母或主張自己為真正生父之人，向法院起訴確認父子關係，即透過此一訴訟來推翻既存法律上父子關係⁹²。就否認權人之除斥期間，1981年制定時之第6條第1項即明文規定，子女得隨時行使否認權。亦即，其仍維持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⁹³。

與此相對，1981年之第6條第2項第1句規定，法律上父親與生母須自子女出生起三年內行使否認權⁹⁴。惟2002年修正時，第6條第1句

⁹⁰ Siegfried Boschan,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5. Aufl., 1972, S. 354 f.

⁹¹ Korkisch, a.a.O., S. 93, 97 f.; Boschan, ebenda, S. 355.

⁹² Anneken Kari Sperr,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193. Lieferung, 2011, Länderbericht Norwegen, S. 52, 101.

⁹³ Tone Sverdrup, *The Strengthening of Fathers' Rights in Norwegian Child Law and Other Recent Reforms*,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385, 387-88 (Margaret Brinig ed., 2018).

⁹⁴ Friedrich Korkisch,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107. Lieferung, 1991, Länderbericht Norwegen, S. 25, 65. 於1997年導入真正生父之否認權時，

經修正為所有否認權人均得隨時行使否認權，而刪除所有否認權人之除斥期間限制。挪威學說上亦強調，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之背後想法為，能使子女之真正生父成為法律上父親，乃子女最佳利益所在⁹⁵。經此，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均無除斥期間限制，而受有相同對待。

此後，再歷經2013年曾一度修法，回復2002年修正以前子女以外的否認權人仍須受有除斥期間限制的規範，惟此於2016年再經修法刪除，現行法第6條仍維持2002年修正後時所有否認權人均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⁹⁶。此等包括子女在內之所有否認權人均無除斥期間限制的立法例，即與1976年後之瑞典法制發展相同。即便挪威之除斥期間規範近年歷經多次修正，惟子女之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的規範態度，自1956年以來即未有改變。

(三) 芬蘭父子關係法

現行芬蘭親子關係法制前身之一，即1957年婚生子女法（Laki aviollisesta syntyperästä）舊法，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如夫與子女不具有血緣連繫時，僅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1957年舊法第4條第2項第1句規定，夫之否認權的除斥期間為自知悉子女

第6條法律上父親與生母之除斥期間再經修正為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一年，而真正生父之除斥期間為自子女出生起三年。Peter Lødrup, *Norway*, in *FAMILY LAW IN EUROPE* 493, 513 (Carolyn Hamilton & Alison Perry eds., 2d. ed. 2002); Peter Lødrup, *Challenges to an Established Paternity – Radical Changes in Norwegian Law*,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353, 356-57 (Andrew Bainham ed., 2003).

⁹⁵ Sverdrup, *supra* note 93, at 388; Lødrup, *Challenges to An Established Paternity – Radical Changes in Norwegian Law*, *id.* at 353.

⁹⁶ Sverdrup, *supra* note 93, at 388;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NORWAY, ACT RELATING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 CHILDREN ACT), <https://lovdata.no/dokument/NLE/lov/1981-04-08-7> (2024/03/01).

出生起三年⁹⁷。然與此相對，舊法第7條並未就子女否認權規定除斥期間⁹⁸。亦即，一如前揭同時期之瑞典與挪威規範，雖同時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然僅子女之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限制。

1975年重新制定父子關係法（Isyyslaki）舊法。1975年舊法第35條第1項除仍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外，並增訂生母之否認權。舊法第35條第2項僅就夫與生母之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且須於子女出生起五年內為之⁹⁹。亦即，仍維持子女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

2015年再度重新制定父子關係法現行法，於2016年生效。第2條第1項規定，子女於婚姻中出生者，與母之夫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¹⁰⁰。第41條統一規定婚生與非婚生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否認。如子女與法律上父親間不具血緣連繫時，第41條第1項規定否認權人為子女、生母與法律上父親，第2項增訂主張自己為真正生父之人亦具有否認權。在除斥期間上，第44條第1項規定，法律上父親、生母與主

⁹⁷ Martti Rautiala, *Outline of Family Law*, in THE FINNISH LEGAL SYSTEM 173, 178-79 (Jaakko Uotila ed., 1966); Boschan, a.a.O., S. 120; Korkisch, a.a.O., S. 98.

⁹⁸ Rautiala, *id.* at 179.

⁹⁹ Matti Savolainen, *Finland*,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VOL. 2, paras. 141-42 (Walter Pintens ed., 1998); Urpo Kangas, *Family Law and Inheritance Law*, in AN INTRODUCTION TO FINNISH LAW 199, 228 (Juha Pöyhönen ed., 1993); Friedrich Korkisch,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103. Lieferung, 1989, Länderbericht Finnland S. 71, 74 f. 舊法第35條夫與生母之否認權除斥期間曾於2005年修正為，須自子女出生起兩年內為之。MINISTRY OF JUSTICE, FINLAND, PATERNITY ACT (700/1975; AMENDMENTS UP TO 379/2005 INCLUDED), https://www.finlex.fi/fi/laki/kaannokset/1975/en19750700_20050379.pdf (2024/03/01).

¹⁰⁰ *Karl-Friedrich v. Knorre*, in: Süß/Ring (Hrsg.), *Eherecht in Europa*, 4. Aufl., 2021, Länderbericht Finnland Rn. 90; TUULIKKI MIKKOLA,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FINLAND, para. 154 (2d ed. 2022).

張自己為生父之人須於子女出生後兩年內提起否認之訴¹⁰¹。亦即，其仍維持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

經此，芬蘭親子關係法制自1957年以來，一直維持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且就否認權人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一直將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區別處理：僅子女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而其他否認權人仍須受有除斥期間限制。經此，而呈現出與前揭1976年以後之瑞典法制與2002年以後之挪威法制不同的發展。

(四)義大民法

制定於1942年之義大民法，就基於婚姻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舊法第235條本僅賦予夫否認權¹⁰²。惟於1975年修正時，舊法第235條第3項導入生母與子女之否認權。子女之除斥期間規定於舊法第244條第3項，子女須於成年時起一年內或自知悉否認事由時起一年內否認¹⁰³。親子關係法制於2013年12月再經大幅修正。否認權人移列至第243-*bis*條第1項，仍維持母之夫、生母與子女之體制。第2項將否認事由擴張至一切不具血緣連繫之情事，過去舊法下限於特

¹⁰¹ Markku Arends,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216. Lieferung, 2016, Länderbericht Finnland S. 74 f. 並參見MINISTRY OF JUSTICE, FINLAND, PATERNITY ACT (11/2015; AMENDMENTS UP TO 1596/2015 INCLUDED), https://www.finlex.fi/fi/laki/kaannokset/2015/en20150011_20151596.pdf (2024/03/01).

¹⁰² 1942年舊法第244條並規定，夫須自子女出生起或返回子女出生地或家庭住所地時起，或自知悉子女出生起三個月內否認。Boschan, a.a.O., S. 247 f.; Gerhard Luther (Hrsg.), Italienisches Zivilgesetzbuch (1942), 2. Aufl., 1968, S. 45 ff.

¹⁰³ Max W. Bauer/Bernhard Eccher/Bernhard König/Josef Kreuzer/Heinz Zanon, Italienisches Zivilgesetzbuch, 5. Aufl., 2010, S. 161 ff.; Giovanni Gabrielli, Das italienische Kindschaftsrecht,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1996, S. 59 (65).

定列舉否認事由之規範遂經刪除¹⁰⁴。

第244條並就否認權之除斥期間加以修正。第1項修正為生母須自子女出生時起或自知悉夫於受胎時無生殖能力時起六個月內否認。就夫於子女出生時身處於出生地之情形，第2項修正為夫須自子女出生時起一年內否認，並增訂或須自知悉自己於受胎時無生殖能力或知悉生母違背婚姻時一年內否認。第4項增訂絕對除斥期間，就前揭第1項與第2項之情形，仍須於子女出生起五年內否認¹⁰⁵。惟與此相對，就子女之否認權，第244條第5項第1句規定，子女自成年時起得行使否認權，第2句並增訂子女否認權不受期間之限制¹⁰⁶。

經此，子女否認權於1975年導入之初雖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惟2013年修正後已改採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的立法例。經此，子女、生母與夫雖同為否認權人，僅子女之否認權無除斥期間，而生母與夫仍須於子女出生或自知悉特定事由起六個月或一年之除斥期間內否認，且二者尚受有須於子女出生起五年內否認之絕對除斥期間限制。此等僅令子女一概無除斥期間限制，而其他否認權人仍維持除斥期間限制之區別處理的規範模式，除義大利民法外，現行比較法主要規範中亦見於前揭1957年以來之芬蘭法制中。

¹⁰⁴ Salvatore Patti, *Italienisches Zivilgesetzbuch*, 3. Aufl., 2019, S. 65; Viviana Ramon, in: Kaiser/Schnitzler/Schilling/Sanders (Hrsg.), a.a.O., *Länderbericht Italien* Rn. 145 f.

¹⁰⁵ Patti, a.a.O., S. 67 ff.; Ramon, a.a.O., *Länderbericht Italien* Rn. 141; Anton Wiedemann/Tereza Pertot, in: Süß/Ring (Hrsg.), a.a.O., *Länderbericht Italien* Rn. 282.

¹⁰⁶ Patti, a.a.O., S. 69; Wiedemann/Pertot, a.a.O., *Länderbericht Italien* Rn. 282; Stefania Stefanelli,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Italy*,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351, 356 (Jehanne Sosson, Geoffrey Willems & Gwendoline Motte eds., 2019).

三、子女否認權於特定情形下無除斥期間之規範

(一) 盧森堡民法

盧森堡於1890年獨立後，仍繼續沿用1804年法國民法，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僅賦予夫否認權¹⁰⁷。親子關係法制於1979年經大幅修正。一方面，於第316條修正夫之除斥期間¹⁰⁸；另一方面，就基於婚姻發生之親子關係，規範上將否認權人於特定情形下擴張至利害關係人。第322條之1第1項規定，基於出生證書所發生之婚生親子關係如不具身分占有時，利害關係人得以任何證據手段否認之。故倘子女與夫之間不具有身分占有時，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否認權人即能涵蓋生母、子女與真正生父等利害關係人¹⁰⁹。

第322條之1第3項規定利害關係人之除斥期間：子女於其生存期間內均得提起否認之訴，而並無除斥期間限制，真正生父須於子女未成年期間內提起否認之訴，其他利害關係人則須自簽發出生證書起兩年內行使否認權¹¹⁰。亦即，僅子女之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其他利害關係人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

故而，如子女與母之夫間具有身分占有時，子女仍無否認權。

¹⁰⁷ Boschan, a.a.O., S. 299; Bergmann, a.a.O., S. 393 f.

¹⁰⁸ 依第316條，夫須於子女出生時起或返回子女出生地時起六個月內，或自發現對其隱瞞子女出生之詐欺情事起六個月內否認。Dieter Martiny,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213. Lieferung, 2015, Länderbericht Luxemburg S. 79; Monique Watgen, in: Süß/Ring (Hrsg.), a.a.O., Länderbericht Luxemburg Rn. 96.

¹⁰⁹ Pieter,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Länderbericht Luxemburg S. 51, 80; Martin Heitmüller, Luxemburg, in: Rieck (Hrsg.), Ausländisches Familienrecht, 2007, Länderbericht Luxemburg Rn. 26.

¹¹⁰ Pieter,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Länderbericht Luxemburg S. 51, 80.

子女僅於其與母之夫間不具有身分占有之情形下，方被賦予否認權，且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盧森堡民法下之子女否認權，仍係屬於特定情形下無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且於規範上就否認權人間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為不同處理，僅子女之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二）西班牙民法

制定於1889年之西班牙民法，如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不具血緣連繫時，1889年舊法第113條第1項僅賦予夫否認權，其須於出生登記（*inscripción del nacimiento*）後兩個月內行使否認權¹¹¹。1981年大幅修正時，始增訂子女之否認權，並因2005年西班牙憲法法院宣告夫之否認權的除斥期間起算時點規範違憲，而於2015年修正除斥期間之起算時點法制¹¹²。

現行法第136條與第137條僅賦予夫與子女否認權。第136條規定夫之除斥期間¹¹³。而第137條第1項規定子女之除斥期間，其須於自親子關係登記時起一年內否認法律上父子關係。就未成年或經法院

¹¹¹ Bergmann, a.a.O., S. 719; Boschan, a.a.O., S. 511 f.

¹¹² Miquel Martín-Casals & Jordi Ribot,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in Spain*, in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379, 395-96 (Andrea Büchler & Helen Keller eds., 2016).

¹¹³ 第136條第1項規定，夫自親子關係登記（*inscripción de la filiación*）且知悉子女出生時起一年內否認，2015年修正之第136條第2項規定，如夫雖知悉登記為其子女者之出生，然並不知悉其並非真正生父時，夫得自知悉二者間不具血緣連繫時起一年內行使否認權。Wolfgang Sohst, *Das spanische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6. Aufl., 2019, S. 57, 60 f.; Ulrich Daum, in: Bergmann/Ferid/Henrich (Hrsg.), a.a.O., 220, Lieferung, 2016, Länderbericht Spanien S. 56 ff.; Josep Ferrer-Riba,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Spain and Catalonia*,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481, 483, 486 (Jehanne Sosson, Geoffrey Willems & Gwendoline Motte eds., 2019).

限制其行為能力之子女，其除斥期間則係自成年時或取得完全行為能力時起算。又於2015年修正之第137條第2項規定，如子女自親子關係登記時或成年時或取得行為能力時起算之一年除斥期間已經過，然其不知悉經登記者並非真正生父時，子女之一年除斥期間自其知悉此等情事時起算¹¹⁴。

惟第137條第4項另規定，如於家庭關係上（en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並未占有婚生親子關係之身分（la posesión de estado de filiación matrimonial）時¹¹⁵，子女得隨時行使否認權。申言之，當子女不具有父子關係之身分占有時，其否認權之行使於生存期間內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¹¹⁶。

經此，一方面就否認權人間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上即為不同處理：僅子女之否認權方能於特定情形下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而夫之否認權始終受除斥期間限制；另一方面，亦於規範上區

¹¹⁴ Daum, ebenda, Länderbericht Spanien S. 58 f.; Sohst, ebenda, S. 61; Ferrer-Riba, ebenda, at 487.

¹¹⁵ 西班牙民法本身並未就身分占有（posesión de estado）為定義或例示其態樣。惟西班牙學說上強調，其基礎在於占有一身分所形成之權利外觀，而推定此一外觀符合真實，並推導出具有法律上親屬關係之身分。其主要態樣傳統上為姓氏使用、待遇享有及公眾認知。Jose Manuel Lete del Rio, Kindschaft nach dem spanisch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1996, S. 141 (158 Fn. 11).

¹¹⁶ Sohst, a.a.O., S. 61; Daum, a.a.O., Länderbericht Spanien S. 59; Lete del Rio, ebenda, S. 160; Monika Reckhorn-Hengemühle, in: Kaiser/Schnitzler/Schilling/Sanders (Hrsg.), a.a.O., Länderbericht Spanien Rn. 212; Ferrer-Riba, *supra* note 113, at 487; Gabriel García Cantero & Joaquín Rams Albesa, Spai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VOL. 4, para. 226 (Walter Pintens ed., 1999). 此外，如子女對於真正生父提出強制認領訴訟，依第133條第1項規定於不具身分占有時無除斥期間之限制，第134條規定於一切情形下得否認與此相矛盾的親子關係。故子女經由提出強制認領之訴而一併推翻既存父子關係時，亦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別處理子女間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其具有身分占有時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而不具身分占有時方無除斥期間之限制。此等就子女間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進行區別之規範，僅另見於德國民法1961年至1997年之舊法下。西班牙民法此等規範內容仍展現出，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限制，於特定情事下加以排除的規範態度。

（肆、以下部分，將刊登於本刊第49期）



元照出版提供 請勿公開散布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司法行政部（1976），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上冊），臺北：司法行政部。
- 李宜琛（1966），現行親屬法論，2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林秀雄（2022），親屬法講義，7版，臺北：元照。
- 林菊枝（1996），親屬法新論，臺北：五南。
- 林菊枝、吳煜宗（2017），臺灣親屬法論，臺北：新學林。
- 法務部（2004），民法親屬編研究修正實錄：結婚形式要件、重婚效力、男女平權及為子女利益等部分，臺北：法務部。
- 吳岐（1947），中國親屬法原理，臺北：中國文化服務社。
- 吳煜宗（2005），子女自我否認婚生性之權利：釋字第587號解釋之挑戰，月旦法學雜誌，119期，頁213-224。
- 郁嶷（1934），親屬法要論，2版，北平：朝陽大學出版社。
- 高鳳仙（2020），親屬法理論與實務，20版，臺北：五南。
- 黃虹霞（2001），子女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暨直系血親概念之迷思：兼談民法親屬編之修正及否認子女之訴，萬國法律，120期，頁71-77。
- 陳棋炎（1957），民法親屬，臺北：三民。
-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22），民法親屬新論，16版，臺北：三民。
- 陳顧遠（1954），民法親屬實用，4版，臺北：大東書局。
- 鄧學仁（2005），論否認之訴與真實主義：評釋字第587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121期，頁211-221。
- 鄧學仁（2007），評親屬法之修正，月旦民商法雜誌，17期，頁5-18。

- 鄧學仁（2007），親屬法修正後之親屬關係，月旦法學雜誌，146期，頁148-159。
- 鍾洪聲（1933），中國親屬法論，上海：世界書局。
- 簡賢坤（2008），民法親屬編修正後「婚生否認」制度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161期，頁49-66。
-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2021），親屬法，臺北：元照。
- 戴東雄（2001），否認子女之訴，萬國法律，120期，頁78-86。
- 戴瑀如（2008），血緣、家庭與子女利益：從德國立法之沿革探討我國民法上的婚生否認之訴，東吳法律學報，20卷2期，頁29-70。

二、英 文

- Declerck, C. & Cerulus, U. (2019).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Belgium. Sosson, J., Willems, G. & Motte, G. (Ed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pp. 111-148). Intersentia.
- Eriksson, M. K. & Schiratzki, J. (2001). Sweden. Pintens, W. (Ed.),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Vol. 4*. Kluwer.
-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1983). *Application no. 8777/79, Rasmussen v. Denmark,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dopted on 5 July 1983)*.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 Ferrer-Riba, J. (2019).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Spain and Catalonia. Sosson, J., Willems, G. & Motte, G. (Ed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pp. 481-514). Intersentia.

- Fulchiron, H. (2006). Egalité, Verité, Stabilité: The New French Filiation Law after the Ordonnance of 4 July 2005. Bainham, A. (Ed.),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pp. 203-216). Family Law.
- García Cantero, G. & Rams Albesa, J. (1999). Spain. Pintens, W. (Ed.),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Vol. 4*. Kluwer.
- Guimezanes, N. (1995). Family Law in France. Hamilton, C. & Standley, K. (Eds.), in *Family Law in Europe* (pp. 125-161). Butterworths.
- Jeppesen de Boer, C. G. & Kornborg, A. (2007). Danish Regulation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chwenzer, I. (Ed.), in *Tension between Legal, Biological and Social Conceptions of Parentage* (pp. 141-157). Intersentia.
- Kangas, U. (1993). Family Law and Inheritance Law. Pöyhönen, J. (Ed.), in *An Introduction to Finnish Law* (pp. 199-242). Finnish Lawyers' Publishing.
- Lødrup, P. (2002). Norway. Hamilton, C. & Perry, A. (Eds.), in *Family Law in Europe* (2d. ed., pp. 493-519). Butterworths.
- Lødrup, P. (2003). Challenges to an Established Paternity — Radical Changes in Norwegian Law. Bainham, A. (Ed.),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pp. 353-362). Family Law.
- Martín-Casals, M. & Ribot, J. (2016).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in Spain. Büchler, A. & Keller, H. (Eds.), in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pp. 379-424). Intersentia.
- Mikkola, T. (2022).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Finland* (2d ed.). Wolters Kluwer.
- Minamikata, S. (2020).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Japan* (3rd ed.). Wolters Kluwer.

- Minamikata, S. (2024).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Japan* (5th ed.). Wolters Kluwer.
- Pedersen, H. V. G. & Lund-Andersen, I. (2021).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Denmark* (3rd ed.). Wolters Kluwer.
- Rautiala, M. (1966). Outline of Family Law. Uotila, J. (Ed.), in *The Finnish Legal System* (pp. 173-181). The Union of Finnish Lawyers Publishing.
- Ryrstedt, E. (2010). Family and Inheritance Law. Bogdan, M. (Ed.), in *Swedish Legal System* (pp. 245-272). Norstedts Juridik.
- Sosson, J. (2010). Recent Evolutions (or Revolutions) in Belgian Family Law. Atkin, B. (Ed.),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2010 ed., pp. 51-62). Family Law.
- Savolainen, M. (1998). Finland. Pintens, W. (Ed.),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Vol. 2*. Kluwer.
- Senaeve, P. (2001). Family Law. Bocken, H. & De Bondt, W. (Eds.), in *Introduction to Belgian Law* (pp. 128-182). Kluwer.
- Senaeve, P. (2017). Family Law. Kruithof, M. & De Bondt, W. (Eds.), in *Introduction to Belgian Law* (2d ed., pp. 149-186). Wolters Kluwer.
- Singer, A. (2016).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in Sweden. Büchler, A. & Keller, H. (Eds.), in *Family Forms and Parenthood* (pp. 425-456). Intersentia.
- Stefanelli, S. (2019).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Italy. Sosson, J., Willems, G. & Motte, G. (Ed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pp. 351-385). Intersentia.
- Sverdrup, T. (2018). The Strengthening of Fathers' Rights in Norwegian Child Law and Other Recent Reforms. Brinig, M. (Ed.),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pp. 385-397). Intersentia.

- Terminal, L. F. (2019).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France. Sosson, J., Willems, G. & Motte, G. (Ed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ostmodern Societies* (pp. 249-284). Intersentia.
- Tottie, L. (1988). Family Law. Strömholm, S. (Ed.), in *An Introduction to Swedish Law* (2d ed., pp. 201-231). Norstedts.

三、德 文

- Aebi-Müller, Regina E. (2007), Abstammung und Kindesverhältnis – wo stehen wir heute?, in: Girsberger/Luminati (Hrsg.), *ZGB gestern-heute-morgen*, Zürich: Schulthess, S. 111-138.
- Arnet, Ruth/Breitschmid, Peter/Jungo, Alexandra (Hrsg.) (2023), *Handkommentar zum Schweizer Privatrecht, Art. 1-456 ZGB, Part G*, 4. Aufl., Zürich: Schulthess.
- Bauer, Max W./Eccher, Bernhard/König, Bernhard/Kreuzer, Josef/Zanon, Heinz (2010), *Italienisches Zivilgesetzbuch*, 5. Aufl., Bozen: Athesia.
- Bergmann, Alexander (1938), *Internationales Ehe- und Kindschaftsrecht*, Bd. I, 2. Aufl., Berlin: Verlag für Standesamtswesen.
- Bergmann, Alexander/Ferid, Murad/Henrich, Dieter (Hrsg.) (2018), *Internationales Ehe- und Kindschaftsrecht*, 6. Aufl., Stand der 225. Lieferung,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für Standesamtswesen.
- Bornemann, Wilhelm (1845),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preußischen Civilrechts*, Bd. 5, 2. Aufl., Berlin: Jonas.
- Boschan, Siegfried (1937),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Ausland)*, Berlin: Vahlen.
- Boschan, Siegfried (1954),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Ausland)*, 2. Aufl., Berlin: Vahlen.

- Boschan, Siegfried (1963),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3. Aufl., Berlin: Vahlen.
- Boschan, Siegfried (1972), *Europäisches Familienrecht*, 5. Aufl., Vahlen, München.
- Büchler, Andrea/Jakob, Dominique (Hrsg.) (2018), *Kurzkomentar ZGB*, 2. Aufl., Basel: Helbing Lichtenhahn.
- Dernburg, Heinrich (1884), *Lehrbuch des Preußischen Privatrechts und der Privatrechtsnormen des Reichs*, Bd. 3, 3. Aufl., Halle n. S.: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 Dernburg, Heinrich (1908), *Das bürgerliche 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s und Preußens*, Bd. 4, 4. Aufl., Halle n. S.: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 Dettenborn, Harry/Walter, Eginhard (2016), *Familienrechtspsychologie*, 3. Aufl., München: Ernst Reinhardt Verlag.
- Egger, August (Hrsg.) (1914),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Zivilgesetzbuch*, Bd. II, *Das Familienrecht*, Zürich: Schulthess.
- Engelmann, Theodor (1926),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Bd. IV/2, §§ 1589-1921 BGB (a.F.), 9. Aufl., München: J. Schweitzer.
- Fenyves, Attila/Kerschner, Ferdinand/Vonklich, Andreas (2008), *Kommentar zum ABGB*, §§ 137-267 ABGB (a.F.), 3. Aufl., Wien: Verlag Österreich.
- Ferrand, Frédérique (1996), *Die Entwicklung des französ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Bielefeld: Giesecking, S. 43-58.



- Ferrand, Frédérique (2007), Streit um die Abstammung in Frankreich, in: Spickhoff/Schwab/Henrich/Gottwald (Hrsg.), Streit um die Abstammung: ein europäischer Vergleich, Bielefeld: Giesecking, S. 93-118.
- Förster, Franz/Eccius, Max Ernst (1897), Preußisches Privatrecht, Bd. 4, 7. Aufl., Berlin: Georg Reimer.
- Gabrielli, Giovanni (1996), Das italienische Kindschaftsrecht,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Bielefeld: Giesecking, S. 59-76.
- Geiser, Thomas/Fountoulakis, Christiana, (Hrsg.) (2022), Basler Kommentar, Zivilgesetzbuch, Bd. I, 7. Aufl., Basel: Helbing Lichtenhahn.
- Grandke, Anita (Hrsg.) (1972), Familienrecht Lehrbuch,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 Groß, Ingrid (2007), Fristen und Anfangsverdacht im Abstammungsrecht, FPR, S. 392-394.
- Hegnauer, Cyril (1984), Berner Kommentar,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Privatrecht, Bd. II/2/1, Die Entstehung des Kindesverhältnisses, 4. Aufl., Bern: Stämpfli.
- Hegnauer, Cyril (1989), Grundriss des Kindesrechts und des übrigen Verwandtschaftsrechts, 3. Aufl., Bern: Stämpfli.
- Heiderhoff, Bettina/Schekahn, Birthe (2011), Verfahrensrechtliche Probleme im Vaterschaftsanfechtungsverfahren, FPR, S. 360-366.
- Kaiser, Dagmar/Schnitzler, Klaus/Friederici, Peter (Hrsg.) (2005), AnwaltKommentar BGB, Bd. 4, Familienrecht, Bonn: Deutscher Anwaltverlag.

- Kaiser, Dagmar/Schnitzler, Klaus/Schilling, Roger/Sanders, Anne (Hrsg.) (2021), NomosKommentar BGB, Bd. 4, Familienrecht, 4. Aufl., Baden-Baden: Nomos.
- Klang, Heinrich/Gschnitzer, Franz (Hrsg.) (1962), Kommentar zum ABGB, Bd.1/2, §§ 137-284 ABGB (a.F.), 2. Aufl.,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druckerei.
- Koch, C. F./Achilles, A./Hinschius, P./Johow, R./Vierhaus, F. (1886),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Bd. 3, 8. Aufl., Berlin: J. Guttentag.
- Kommission zur Ausarbeitung des Entwurfs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Hrsg.) (1896), Motive zu dem Entwurfe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d. IV, Familienrecht, 2. Aufl., Berlin: J. Guttentag.
- Korkisch, Friedrich (1977), Einführung in das Privatrecht der nordischen Länder, Bd. 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Kostkiewicz, Jolanta Kren/Wolf, Stephan/Amstutz, Marc/Fankhauser, Roland (Hrsg.) (2021), ZGB Kommentar, 4. Aufl., Zürich: Orell Füssli.
- Krainz, Josef/Pfaff, Leopold (1894), System des österreichischen allgemeinen Privatrechts, Bd. II, 2. Aufl., Wien: Manz.
- Lete del Rio, Jose Manuel (1996), Kindschaft nach dem spanisch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S. 141-166.
- Luther, Gerhard (Hrsg.) (1968), Italienisches Zivilgesetzbuch (1942), 2. Aufl., Berlin: de Gruyter.
- Ministerium der Justiz (Hrsg.) (1970), Das Familienrecht der DDR, 3. Aufl.,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 Patti, Salvatore (2019), *Italienisches Zivilgesetzbuch*, 3. Aufl., München: C.H. Beck.
- Pintens, Walter (1996), *Die Entwicklung des belg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in: Schwab/Henrich (Hrsg.), *Entwicklungen des europäischen Kindschaftsrechts*, 2. Aufl., S. 1-34, Bielefeld: Giesecking.
- Pintens, Walter (2007), *Die Abstammung im belgischen Recht*, in: Spickhoff/Schwab/Henrich/Gottwald (Hrsg.), *Streit um die Abstammung: ein europäischer Vergleich*, S. 119-137, Bielefeld: Giesecking.
- Planck, Gottlieb (1880), *Begründung des Entwurfs eines Familienrecht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erlin: Kommission zur Ausarbeitung des Entwurfs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 Rauscher, Thomas (1997),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 1589-1600o BGB (a.F.)*, 13. Aufl., Berlin: de Gruyter.
- Rauscher, Thomas (2011),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 1589-1600d BGB, Neubearbeitung, 2011*, Berlin: de Gruyter.
- Rieck, Jürgen (Hrsg.) (2017), *Ausländisches Familienrecht, Stand der 16. Ergänzung*, München: C.H. Beck.
- Rummel, Peter/Lukas, Meinhard/Geroldinger, Andreas (Hrsg.) (2022), *ABGB, §§ 137-230 ABGB*, 4. Aufl., Wien: Manz.
- Schmidt, L. E. W. (1843), *Das preußische Familienrecht nach dem allgemeinen Landrechte*, Leipzig: F. A. Brockhaus.
- Schwab, Dieter (Hrsg.) (2024),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Bd. 10, 9. Aufl., München: C.H. Beck.
- Schwimann, Michael/Kodek, Georg (Hrsg.) (2018), *ABGB Praxiskommentar*, Bd. 1, 5. Aufl., Wien: LexisNexis.
- Sohst, Wolfgang (2019), *Das spanische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6. Aufl., Berlin: Xenomoi.

Süß, Rembert/Ring, Gerhard (Hrsg.) (2021), *Eherecht in Europa*, 4. Aufl., Bonn: Zerb.

Tuor, Peter/Schnyder, Bernhard (1975), *Das Schweizerische Zivilgesetzbuch*, 9. Aufl., Zürich: Schulthess.

Wolf, Alfred (2005), *Biologische Abstammung und rechtliche Zuordnung - Eine Annäherung mit Hindernissen*, NJW, S. 2417-2421.



The Child's Contestation Period of Marital
Paternity under the Art. 1063 para. 3
of the Civil Code (1):
A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between the Civil Code
of Taiwan and the Main Legislations in
Continental Europe*

*Yi-Tien Lin***

Abstract

While the paternity arising from marriage is without parentage connection, the child is conferred with the right to institute an action of contesting paternity. In the main foreign legislations in continental Europe, the contesting right of the child could be either subject or not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ontestation period. While the contesting right of the child is introduced in 2007 in the Art. 1063 para. 2 of the Civil Code of Taiwan, the child must exercise his contesting right within 2 years after his discovery of the paternity without parentage connection under Art. 1063 para. 3. Therefore, contesting right of the child is excluded while the period elapses. By imposing the limitation of contestation period on the child, legal stability of paternity could be

*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reviewers for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he author is also grateful to Mr. Chong-Bin Su for his assistance.

** Professor of Law,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r. iur. of the University of Mainz, Germany.

achieved while the period elapses. Therefore, the interest of husband to be supported by the child could be secured,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mother's marriage and the harmony in the family. However, this excludes contesting right of all the children and further restricts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to pursue true connection of parentage. Therefore, the legitimacy of such restriction is doubtful in the case the these interests might not actually exist, or the exercising of contesting right from the child might not affect these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sonal interest excluded by the limitation of the period is essential for the child. After weighing these interests, the child's personal interest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 *de lege ferenda*, i.e. the child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ontestation period. In additional, a provision to maintain the support obligation while exercising the contesting right should also be introduced. Therefore the interest of the husband to be supported and the personal interest of the child to pursue true connection of parentage can be balanced.

KEYWORDS: Presumption of Paternity, Paternity, Contesting Right, Action of Contesting Paternity, Contestation Period, Legal Stability, Parentage

